

# 中州奇俠樊鍾秀

王培堯

## 五十年前廣州一戰

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，孫中山先生在槍林彈雨，千鈞一髮的廣州石灘最前線，渡過他的五十八歲華誕。

在此以前兩個禮拜，陳炯明的叛軍副總指揮洪兆麟，十月二十八日繞海道攻陷平湖，同時循廣九鐵路進迫石龍。由於叛軍傾巢來犯，其勢汹汹，中山先生麾下的滇軍第四軍軍長蔣光亮不戰而潰，零零落落的退回石龍一帶。盤踞廣南八屬的鄧本殷、呂春榮等部趁勢出電白，進窺陽春和陽江。陳炯明叛軍總指揮林虎，乃向相塘、派尾發動攻勢，中山先生主持的大元帥府所在地廣州，一時陷於四面楚歌，遍地荊棘之中。

從十月三十日起，中山先生每天赴石龍、石灘，親自督戰，力遏叛軍猛銳。可是，大元帥府所轄部隊的主力，滇桂兩軍，除了滇軍第二軍范石生所部之外，大都心存觀望，逡巡不前。海軍方面尤有永翔等四艦被叛軍收買，悍然脫離大本營，駛赴汕頭。十一月三日中午，中山先生再到石龍召開軍事會議，蔣光亮遲遲後至，中山先生責令他整隊前進，驕兵悍將如蔣光亮，竟然漫聲答道：

「我還有點私事，今天晚上要回省城（按指廣州）一趟，明天再來好了。」

他這種漫不經心，弔而啣當的態度，使中山先生赫然震怒，當時便叱斥他說：

中州奇俠樊鍾秀

「今日之事，祇有軍令！你膽敢回省，我就把你依軍法處斬！」  
蔣光亮當時唯唯諾諾，然而，入夜後他仍還是掉首不顧，回了廣州。

於是，叛軍總指揮林虎陷龍門，逼增城，十一月八日博羅失守，滇桂粵軍節節後退。十二月叛軍乘勝進陷石龍，中山先生行營移駐石灘，廣州岌岌可危。天色甫曉，在石灘車站就可以聽到增城方面的隆隆砲聲，荊蘭、鐵牆一帶，討賊軍的中路兩翼，正與叛軍激戰。中山先生率領大元帥府參謀長李烈鈞、祕書古應芬，以一系列花車爲行營指揮部。李烈鈞鑿於石灘西面鐵橋附近，常有散兵和土匪蠢動，他命中山先生的衛隊分隊長馮漢明，帶一批衛士，負責守護鐵橋。因爲一旦鐵橋不守，大元帥行營便會被截斷了歸路。

一早，中山先生在砲火連天聲中仍然保持雍容鎮定，他親自在車站上指揮軍事，收容潰退下來的滇軍。他在車站上遇見滇軍第三軍胡思舜所部的第七師師長李根濤，立即口授命令，叫李根濤的部隊不得再往後撤退，火速開到石灣，攻擊前進。

中山先生在石灘車站一面指揮前線將領作戰，一面攔住潰退下來的滇軍，命他們重整行列，再赴前敵。忙碌緊張到中午十二時二十分了，都還沒有來得及用餐。就在此時，當面的荊蘭、鐵牆討賊軍全面潰敗，敗兵像潮水般的湧向石灘。中山先生問他們是怎樣撤退下來的，隸屬那個部隊，部隊長何在？這些敗兵潰卒却一問三不知，一心急着往廣州撤退。中山先生、李烈鈞、古應芬帶着衛士儘力阻攔，幾至喊得聲嘶力竭，可是滇桂軍無心戀戰，兵敗如山倒，再怎樣也攔他們不住。正在危急關頭，中山先生一眼瞥見，李根濤也雜在潰軍之中在逃過來了。大爲生氣，厲聲的叱令他道：

「你應該立刻率領所部，守住河岸，等敵軍打過來了，再相機反攻。」

李根漢受了。中山先生的呵責，漲紅了臉，連聲的回答：

「是是，大元帥，我這就去！」

敗軍一批批的蜂湧而來，叛軍正在全力向石灘車站衝刺，車站上人潮洶湧，鐵路沿線擁塞不通，不但秩序大亂，而且中山先生身置險境，危殆萬狀。左右苦苦勸請他登上花車，駛回廣州，可是，他執意不允，決心在無兵無將可用的最前線，守到最後一刻。中山先生的衛隊分隊長馮漢明，正在橋下守備，驀的看見有一列滿載敗兵的列車，正由石龍方面疾駛而來，眼看着就要跟停在車站的大元帥行營花車撞個正着。馮漢明大喫一驚，躍奔向前，開手提機槍施以迎頭痛擊，馮漢明挺身而出，擋住來車時，一面猶在高聲大叫：

「弟兄們，集中橋下兩邊，等大元帥花車開來，趕緊上車保護。」

### 轟然巨響、座車被撞

這時候大元帥花車的司機，也發現了後面有一列火車在直衝過來，他趕緊扳動汽掣，用最快速度衝向鐵橋，希望避開那迫在眉睫的猛力一撞。幸虧馮漢明的一陣機槍掃射，使石龍來車司機猶豫了一下，速度減慢，而大元帥花車又走得快，方始免却了一場石灘車站上的撞車慘劇。——兩列車果真撞上了，不但將釀成重大傷亡，連正在站上方阻敗軍的中山先生，也將面臨莫大的危險。

花車衝前，避開了那一撞，馮漢明部下的衛士開始在橋下兩側展開猛烈射擊，攔阻石龍來車莫再繼續前進。可是花車開到橋上，馮漢明和他的弟兄紛紛攀上車去，在亂軍之中保護中山先生。馮漢明最後躍登，他上車便發現車身又在向後倒退，當時石龍來車已經停在石灘站外了，但若花車再退豈不又要兩車相撞了嗎？他

急出了滿身大汗，當他回頭往車廂裏一看，他才弄明白了緣故。原來中山先生還沒有上車，仍舊留在石灘站上哩，花車是倒回去迎接中山先生的。可是當時車站上的敗兵眼見兩車相撞在即，唯恐殃及池魚，正在驚呼駭喊，四散奔逃。一場紊亂之中，李烈鈞、古應芬都從中山先生的身畔被沖散了，唯有中山先生擠在人叢裏一再的命大家鎮定，切勿自相踐踏。花車上的衛士看到了中山先生，大喜過望，忙不迭跳下車來，簇擁着他登上花車。

花車司機一看，中山先生已經平安無事的上了車，馬上就加速行駛，直衝鐵橋。石灘車站的紊亂秩序，原可以就此恢復，只要石龍來車跟在中山先生花車後面，相率撤向廣州，什麼事情也不會發生。堪恨石龍來車司機情急函莽，忙於逃生，他加足馬力，朝向中山先生花車尾部疾駛而來，忽然一聲巨響，兩車終於相撞。在車門邊攀附的散兵紛紛拋落車外，車裏未曾坐穩的官兵，更是東摔西倒，頭破血流，哭喊號叫之聲直上雲霄，一場慘禍於此釀成。官兵無辜死傷者達數百人，大元帥的衛士也有好幾個掛了采。幸喜天佑民國，孫中山先生安然無恙，祇是花車掛鈎撞斷，火車頭和花車無法連結，迫不得已，衛隊分隊長馮漢明祇好請中山先生移到火車頭上，由他率領十餘名衛士，一路隨衛。中山先生在這生死關頭，猶仍叮囑李烈鈞收容傷患，撫慰官兵。他坐火車頭直到仙村，遇有駛廣州的客車經過，轉登客車而在當天下午四時回到廣州。大本營祕書古應芬自與中山先生一行失散後，他雜在潰兵之間步行到新塘，方始搭上了車。

石灘當面的戰鬥，雖由范石生一軍疾奔赴援，擊敗了咄咄逼人的洪兆麟，使叛軍攻勢稍殺。可是，陳炯明叛軍麕集，十一月十八日集合了七八萬之衆，分兵四路，猛攻廣州。那時節廣州的情勢是外有強寇，內有驕兵悍將乘此機會想發橫財。滇軍總司令楊希閔甚至呈請大元帥，要求發給獎金十萬元，則將驅逐叛軍到增城、石

龍以外。中山先生爲此十分憤慨，他在楊希閔「不打仗，先請賞」的呈文上批答：

「增城、石灘現尙無大敵，而我兵無故退却，應負其責，當規復此線以贖罪。由該線再進，始能獲賞。」

可是，楊希閔仍不接受命令，抱定了他們飲財自肥，大開條斧，「多發餉多放槍，少發餉少放槍，不發餉不放槍」的主張，對於大元帥府來說，確有乘人之危，落井下石之嫌。楊希閔、劉震寰的滇桂軍不上前線抵禦叛軍，十八日叛軍四路進兵，攻抵廣州市郊的瘦狗嶺、石牌等地，距離市區只有十幾里路了。廣州人心惶惶，一夕數驚。叛軍又遣第五縱隊潛入市區，到處散播謠言，諷刺中山先生「隻身逃回廣州」，「兵不願戰，將不聽命，僅以身免」。廣州將陷叛軍之手，羊城又將慘遭浩劫，彷彿已經是無從避免的事了。

### 樊鍾秀部自天而降

然而，就在這危疑震撼，間不容髮的分際，中山先生却早有廟算，指揮若定。他先派粵軍師長廖湘雲，滇二軍第三師師長楊廷培，往守廣州東郊的大沙頭，辦理收容潰兵，改編重上前線，凡到大沙頭的潰兵一律繳械重編，免得潰兵入城擾亂廣州安寧。方使勢若累卵的廣州七鬯不驚，安堵如常。十四日，敵鋒進抵廣州近郊，中山先生所施的依然是空城計，可是他却在當夜發出一份急電，命時駐韶關的豫軍樊鍾秀部迅即增援廣州。

當時的廣州人士，多半不知道中山先生在韶關還有這一支奇兵，極少數聞悉有樊鍾秀其人其事的，也萬想不到他會在廣州旦夕將陷的當兒，肯於接受中山先生的電令拔隊來援。一來因爲樊鍾秀與中山先生淵源甚淺，二來他的一旅兵力，人數不過八千，祇有四路進攻廣州的叛軍人馬十分之一，衆寡懸殊，何以爲敵？三則滇桂軍一向討賞打仗，樊鍾秀的部隊在韶關糧餉兩缺，衣不蔽體，中山先生既有緊急任務相昇，樊鍾秀焉

有不趁機索餉索械，開出條件的道理？然而，誠所謂「疾風知勁草，板蕩識忠臣」，一方面是中山先生早有知人之明，一方面也是中州奇俠樊鍾秀秉性忠義，矢志願爲孫先生效死。

他接奉中山先生電令，毫不猶豫，立刻點隊出發。早在十一月十八日，廣州市內已聞槍聲，居民有如大難臨頭，誰都以爲廣州無救。可是在這一天的深夜，樊鍾秀已經率部搭乘粵漢路車抵達廣州黃沙。他由於軍情緊急，有若星火，又恐怕深夜進入市區驚擾市民，一聲跑步走，八千中州健兒健步如飛，從黃沙跑到了廣九車站。

這時候，中山先生已在大元帥府獲得樊鍾秀部業已開到的消息，拂曉時分，寒氣凜冽，中山先生鑿然而起，他穿中山裝，戴舊禮帽，持一根手杖，由大元帥府參軍路孝忱扶持，帶了廣東省長兼大元帥府祕書長胡漢民等人，驅車前往黃沙車站。中山先生用興奮而激動的聲調，對樊鍾秀的全部官兵發表演說。使八千健兒邊氣迴腸，義形於色。胡漢民在一旁問樊鍾秀：

「聽說貴部軍餉支絀，你需要多少錢？大本營一定盡力設法籌措。」

詎料，樊鍾秀的回答竟是——  
「此刻我們要打仗，軍餉問題，等打退了敵人再說。只是弟兄們從昨天到今天都沒喫東西，能給點什麼喫的就好了。」

胡漢民非常感動，立刻派人儘量搜購食物，給八千健兒充饑。砲聲隆隆聲中，衆人就在原地匆匆的喫了些乾糧，人人精神一振，個個都在摩拳擦掌，士氣的高昂，幾已達到熱血沸騰的程度。中山先生等到全旅官兵都喫飽了，他攘臂高呼：

「豫軍的弟兄們，都跟着本大元帥前進，殺賊！」

他一邊說，一邊大踏步的向敵軍陣地直衝過去，大元帥手無寸鐵，憑着大無畏的勇氣身先士卒，這個場面使八千健兒感奮得人人熱淚盈眶。樊鍾秀一個箭步，縱身向前，他挽住國父的手臂，聲淚俱下的說：

「大元帥，請您以國家民族爲重，回大元帥府坐鎮。這衝鋒陷陣，殺敵致果，原是我們黨部下，作黨員應盡的職責，不敢勞動大元帥命駕親征。」

中山先生仍然堅持要親率豫軍殺敵，樊鍾秀和他的部將都着急了，大夥兒跪在中山先生面前，熱淚縱橫。梗咽着說：

「大元帥一身繫黨國之安危，萬不可冒沙場陣仗的危險。請大元帥立刻回府，我們才好專心作戰，不將陳逆打退，我們誓不生還！」

### 以一當百大敗叛軍

但是 中山先生仍恐樊鍾秀匆促馳援，不明瞭地理，不悉敵陣情況。他出示陳炯明進窺廣州的作戰經過地圖，就在戰地向樊鍾秀面授機宜。樊鍾秀敬謹受命，他遵照中山先生的指示，排出了一個奇兵突出，一舉破敵的戰陣。將他所有的二十門七五生的大砲佈置於最前線，命勇將李山林集合騎兵，繞道抄襲叛軍的後路，以批亢搗虛之勢攻奪陳炯明的司令部。然後，他將全旅將士編成四個縱隊，分作四路，拔步飛奔，如四支勁矢般射向敵陣。

當面的敵軍多達七八萬，足有樊鍾秀所部將士的十倍。可是樊鍾秀四馬當先，他麾下的驍將趙天清、趙振

江、李萬林、樊鍾華；甚至連參謀長閻秀峯、總參議李肖庭、副官長歐陽豪、幕僚龔哲甫、王鼎洛等也一律加入戰鬥，領隊衝鋒。四個縱隊的前列是精通武藝樊鍾秀特地親自訓練的馬弁連和武衛營。冬月嚴寒，他們全都脫下上裝打起了赤膊，冒着料峭寒風和槍林彈雨，奮勇直衝。當時叛軍係由林虎在前線指揮，他們原以為中山先生早已無兵可用，十一月十九日發動拂曉攻擊，便可以一鼓作氣下廣州。那裏想到樊鍾秀飛將軍自天而降，二十門大砲集中火力猛烈轟擊，先遏阻了叛軍的攻勢，俄而又有四隊光脊樑，打赤腳的中州彪形大漢，揮舞刀槍，以猛虎出柙之勢衝向前來。叛軍既不曾見過這種陣勢，又怎當得了八千健兒的銳氣，一時手足失措，心驚胆落，被樊鍾秀的帳下猛士如刀瓢切菜般直殺過去。林虎的八萬人馬頓時陣法大亂，潰不成軍，紛紛抱頭鼠竄，四散奔逃。中州健兒身手矯捷，武藝超羣，他們逢人便砍，四下追殺，一場鏖戰只殺得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。打狗山<sup>注</sup>叛軍屍積如山，血流成渠。以一當百的勇士們殺得興起，洒開腳步緊追不捨。林虎一看情況不妙，十萬火急的下令全線撤退。就在這時李山林的一彪騎兵也衝到了陳炯明的司令部，刀光劍影，蹄聲如雷，將士們聲聲高喊：

「豫軍總司令樊鍾秀，大軍已到廣州殺賊！」

喊聲嚇壞了正待揮師入穗的陳炯明，他在司令部叛軍被殺得瓜分豆剖，土崩魚爛的當兒，隻身逃竄，僅以身免。至此陳炯明、林虎的主力全被摧破，戰場上只見豫軍如水銀瀉地，到處追殺，俄而李山林命人在陳炯明司令部放起火來，烈焰騰霄，夾雜着彈藥爆炸，火蛇四竄映紅了半片天。林虎所部一見後方司令部有失，更是魂飛天外，肝胆俱裂，八萬叛軍亂成一團，人翻馬仰，自相踐踏，叛軍全面總崩潰了，陳炯明的精銳損兵折將，喪失殆盡。樊鍾秀率部急起直追，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的這一仗，豫軍大獲全勝，日夜追擊，連克石龍



、博羅、增城各要地，陳炯明的叛軍潰敗二百七十餘里，殘餘之衆終於縮進了他們的惠州老窠。強兵壓境，眼見淪陷在即的廣州名城就此轉危爲安。

十二月二日，樊鍾秀迭克重鎮，殺傷無算，率部奏凱歸來。中山先生親自效勞犒軍，對樊鍾秀麾下將士備致嘉勉，聲聲慰勞。他和樊鍾秀熱烈的握手，連聲的說：

「好，好，好！好同志，真革命！」

又看見樊鍾秀的勇將，模範團長趙天清，在嚴冬季節，身上穿的還是單衣，中山先生立刻脫下自己身上絲棉袍，爲趙天清披上，使「賭勝馬蹄下，男兒輕生死」的趙天清都爲之淚下沾襟。後來趙天清被中山先生任爲大元帥府衛隊長，建國豫軍師長、軍長。趙天清字得一，行憲時膺選河南省寶豐縣國民大會代表，戡亂時期曾隨政府來台，是一位忠耿木訥的藹然仁者，多年前病逝台灣。

二日中午，中山先生在大元帥府設宴，爲樊鍾秀慶功。廣州軍政首要胡漢民、廖仲愷、凌之勉、田桐、鄒魯、譚延闓、楊希閔、劉震寰、朱培德等應邀作陪。中山先生曾即席演講，一再盛讚豫軍官兵忠勇善戰，不愧爲中原革命勁旅，中山先生還與高采烈的說：

「今晚這個盛會，不是偶然的。廣州自從今年春季沈鴻英作亂以來，大家都沒有機會同飲，今晚同飲是沈鴻英作亂後的第一次宴會，這個機會是很難得的！因爲自沈鴻英作亂以來，北軍兩次自北江來攻，陳軍數次自東江來攻，廣州的局面，總是風雨飄搖，大家無一天不是在恐慌之中。這次陳軍來攻，可算是最後一次，我們已經獲得了勝利。這幾天北江又有北軍來寇，據今晚消息，湘軍已經打到了始興、南雄以北，從此大敵已無。廣州的局面，已到穩固地位。我們革命黨，可說拿廣州來做個好策源地，以此向前奮鬥，是大有希望的。」

## 一見女人臉孔就紅

是日，在座的不是黨政顯要，便是駐粵各軍將帥，論年齡，以樊鍾秀最幼，談資歷，也數他頂淺，比較各軍實力，則滇桂湘粵、中央直轄軍都遠在豫軍幾倍，乃至十餘倍以上。可是，

中山先生論功行賞，在慶功宴上命樊鍾秀坐首席，而且還在席間反覆稱譽豫軍的以一當百，力克頑敵。對他的寵遇，在當時的各軍將領之中，委實無人可及。豫軍人數不過八千，編制不足一個師，中山先生却知人善任，破格超升，親下手令，陞任樊鍾秀爲討賊軍豫軍總司令，使他和久戍百粵、名滿天下的湘軍總司令譚延闓、滇軍總司令楊希閔、桂軍總司令劉震寰、粵軍總司令許崇智、中央直轄滇軍總司令朱培德分庭抗禮，並駕齊驅。並且一手扶植他將其所部擴充爲嚴鳳崗、任應岐、陳雲青三個混成旅。縱使有不少黨內負責同志，表示異議，中山先生也毅然決然的不爲所動。

樊鍾秀的八千子弟兵一戰成功，解了廣州之圍，捷報傳出，廣州市民爲之歡欣若狂，掀天動地的鞭炮聲，持續不斷，響徹雲霄。樊鍾秀在一日之間，成爲了五羊城裏的英雄人物。粵中首要，各軍將領，排日的設宴款待，深相結納。可是樊鍾秀對於交際應酬之道，他祇能止於吃喝二字，其餘的花樣，他就唯有敬謝不敏。樊鍾秀出自中州大族，也算得上是富家子弟，他却不會打牌，屏絕賭博，尤其和他的小脚夫人趙氏伉儷情深，他不納妾，不近女色，在千軍萬馬中嗚呼叱咤，足使萬衆辟易的一員勇將，一旦見到女人，居然會得面紅耳赤，嘔嘔難言。曾有一次，粵軍第五軍軍長李福林，會同粵軍各將領，聯銜請樊鍾秀宴敘，酒席擺在「南中名勝」、艷迹四播的珠江畫舫上，喊來許多粉白黛綠、貌美如花的紅姑娘來執觴陪酒。在一片鶯聲燕語之中，唯獨主客

樊鍾秀正襟危坐，目不邪視，大有坐懷不亂之概，惹得主人和艇娘們笑聲不歇，直在問他：

「樊總司令打陳炯明的勇氣，如今都到那裡去了？」

駐防廣州時期，樊鍾秀備受 中山先生的倚重， 中山先生左右親信，也都對他由衷欽敬，優禮有加，而

普遍存在着如下的議論：

「樊鍾秀是北方軍隊中嚮義來歸者，他從韶關奉大元帥之命，馳援廣州，居然一舉擊敗傾巢來犯的陳炯明。這種出生入死，赴義恐後的精神，着實令人敬佩。假使那些自稱老革命的滇桂各軍，能有他這種精神的話，

陳炯明之亂早就平定了。」

樊鍾秀，字醒民，河南寶豐大營人，大營位於伏牛山支脈娘娘山麓，自古多豪俠仗義之士，他的父親是清末貢生，兼擅岐黃之術。哥兒三個，老大樊鍾靈，也中過秀才，老二便是樊鍾秀，因此河南人都暱稱他爲樊老二，老三則是樊鍾華。

誕生於民前二十五年（光緒十三年，一八八七），他的一生，正是一部富於戲劇化的傳奇。小時候家境很好，有父兄的督促，可是他偏不喜歡士子進身之階的八股文，一讀八股便頭痛。倒是看武俠小說，簡直着了迷，所以他十三歲就逃離家庭，到嵩山少林寺去投師學武藝。殊不知到了民國十四年時，就由於他和馮玉祥交惡，糾集少林寺僧衆，送予石友三、韓復榘所部重創，惹得石、韓二將凶性大發，放一把火，燒了少林寺這千年古剎。寺中三寶，自此也全部被燬。

少林寺是我國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的一座古剎，座落在嵩山少陰峯之陰的一個狹谷地帶裏，林木蒼鬱，層巒疊翠，寺在少陰林中，所以以少林爲名。六朝時代，達摩祖師東來，就在少林寺住錫。寺中的三寶，其一是古

本易筋經，那是宋朝初年的抄本，相傳由達摩祖師所口授，分爲內功、外功兩篇。外功和「八段錦」一段，坊間已有翻印本流行。其二是達摩面壁石，大約五尺見方，光滑如鏡，上面隱約可見老僧入定的隱影。第三實是爲廂殿上的壁畫，連綿二十餘間。

### 從少林寺進武昌城

少林寺的武功天下聞名，頻年前往拜師習藝的人，非常之多。所以寺裏不全是和尚，還有居士、和帶髮修行，專誠前往習藝者。通常只學外功的話，大約歷時三年，即可大有所成。

樊鍾秀十三歲到少林寺習藝，拜的師父是恆林法師，同門的師兄弟則有魯山任應岐、南陽徐萬年、和信陽李亞東等，後來他們同甘苦，共患難，都結成了生死刎頸之交，稱得上誼切手足。

入寺習藝，樊鍾秀很吃了不少苦頭。因爲恆林法師管教很嚴，不但行動受拘束，而且動輒責打。可是，畢竟嚴師出高徒，樊鍾秀他們在少林寺住了三年，果然學到了一身的武藝，拜辭師門，就此下山行義。

起初，他和任應岐等一行往遊鄭汴，並且特地去了一趟小商橋，憑吊民族英雄楊再興的墓，還在墓前痛飲一番，跟李亞東、徐萬年、任應岐等義結金蘭，誓共生死，立定了志願，要做英雄豪傑。幾名小兄弟一分手，樊鍾秀回老家探望父兄，任應岐走豫西，後來成了綠林響馬，股匪首領。李亞東跟徐萬年兩個，則南下武漢，投身滿清新練新軍。

樊鍾秀的母親早逝，他事父孝，兄弟恭，一家和睦融融。三兄弟之外，還有個妹子，和四個堂兄弟，全都住在一起，一家生活，過得相當寬裕。少年時期的樊鍾秀，鄉里都稱道他幼秉庭訓，深明大義，貌秀性剛、

智勇過人，頗有古俠士之風。樊鍾秀長得很帥，活脫一位清秀儒雅的白面書生。有誰知道他竟是身懷絕技的一位少年英雄。從少林寺學了一身的外家功夫，樊鍾秀回到寶豐大營，在家定居，平素最喜歡交結四方豪傑。到他二十六歲那年，辛亥武昌首義，大江南北各省，義軍紛起響應。樊鍾秀的兩位拜把子兄弟，徐萬年在武昌第八鎮（師）從學兵、砲手，升到了正目（班長），他曾由革命元勳譚人鳳介紹，早就加入了同盟會，充任第八鎮砲隊總代表。首義成功，武漢光復，自此成爲鄂軍政府的中心人物。徐萬年用蔣翊武、張振武的名義，把樊鍾秀從寶豐請到武昌，那時候，樊鍾秀早已是「羊山起義」的重要角色，身爲嵩山大俠王天縱的知己心腹了。

### 王天縱稱嵩山大俠

王天縱原名天從，河南嵩縣人，一生豪俠仗義，廣交俊傑，早年因爲打抱不平，殺人越獄，離家逃到上海，跟一位當年猶如鳳毛麟角的女學生相戀，終於結爲連理，受了他這位夫人的影響，王天縱從此醉心革命，自動加入了同盟會。辛亥那年春天，河南革命同志一致議決，設立四部分頭進行革命。其中甲部活動陸軍防營，乙部活動教員學生，丙部活動仁義會黨，丁部活動綠林豪俠。王天縱便被公推爲丁部負責人，帶了一顆將軍大印，祕密混進綠林，憑他的武功高強，俠名傳播遠近，爲人又熱情慷慨，漸漸的跟中州綠林寨主李永魁、紫雲陞、關老九等，結爲十大弟兄，聚衆數萬，聲勢煊赫。武昌義旗既舉，王天縱立刻響應，他在嵩山羊山寨，召集各路弟兄，歃血爲盟，宣布革命起義，稱丁部大將軍，旋即率部攻取南陽。二十五歲的樊鍾秀，便也在這個當兒，成爲王天縱左右的得力助手。當鄂軍政府首要蔣翊武、張振武寫信來邀，王天縱便委任他爲代表，到武漢去謀取河南、湖北兩地革命軍的聯絡。

樊鍾秀一到武昌，不但見着了老把兄徐萬年，又欣逢當年的結拜弟兄李亞東。那李亞東自當年別後，他會分別就讀陸軍小學、武昌陸軍中學，被派到新軍第八鎮充任排長，他參加革命最早，曾是日知會的發起人之一。辛亥陰曆八月二十（陽曆十月十一日）夜間，李亞東原已因響應萍瀏之役被捕下獄，但他神通廣大，耳目衆多，居然能在漢陽獄中秘密策劃，調遣人馬，由漢陽兵工廠同志發動，一舉將漢陽光復，而由大批同志歡呼雀躍擁他出獄恢復了自由，旋即被推舉爲鄂軍政府漢陽分府都督、漢陽知府。黨國元老張難先，即會担任過他的幕僚。

樊鍾秀、李亞東和徐萬年哥兒三，在武漢英雄聚義，大夥兒都得到了高官顯職，錦綉前程，正是新發於硯，少年得志。不久民國開國四大偉人居其二的黃興，到達武漢，出任民軍總司令，指揮義軍，與北洋之大馮國璋鏖戰漢口漢陽間。樊鍾秀不但和李亞東、徐萬年並肩作戰，力拒清軍。藉此機會，他還認識了同盟會的重要份子，黃總司令的參謀長李書城，還有田桐、曾可樓等。及至漢陽失陷，武昌岌岌可危。鄂軍都督黎元洪，亟於打開一條通路，謀與河南境內的革命軍相攜手，他便委任李亞東爲豫軍總司令，李亞東得了委任狀，積極準備成軍北伐，樊鍾秀義不容辭，立即開始替他奔走聯絡。

原來，遜清末年，仁義會在河南風起雲湧，人多勢大，蔚成民間勢力的主流。仁義會在南陽一帶的大哥，便是老同盟會員馬雲卿。他因爲在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）李元慶開封起義失敗的時候，被清吏嚴行緝拿，被迫改名換姓，逃到武漢，在新軍第二十九標（團）當兵，辛亥武昌起義，他奮勇當先，進攻督署，連拋手榴彈，又縱身越牆搶入花廳，被湖廣總督瑞澂的衛隊，用機槍猛掃，傷及要害，幸得大難不死。傷癒之後，決心再接再厲，繼續革命。樊鍾秀和他本是舊識，雙方極談得來。因此，便由樊馬通力合作，進而展開了李亞東、

馬雲卿率部北伐，進克南陽的轟轟烈烈之舉。

樊鍾秀和馬雲卿攜起手來，馬雲卿的弟兄劉鳳桐，也參加了這個揮師回豫的陣營。當年的湖北新軍，招收豫籍將士，頗不在少。武昌光復以後，他們都成了鄂軍政府的顯要。但在李亞東、馬雲卿、樊鍾秀、劉鳳桐等人的登高一呼，一聲號召之下，仍然投入了右翼北伐軍的行列。一支精銳的部隊，迅速宣告組成。黎元洪大喜過望，他命李亞東為豫軍總司令，馬雲卿為北伐左翼先遣軍司令，樊鍾秀任副司令，劉鳳桐為參謀長，編組成軍，尅期出發。這四位少年英雄，便帶了這一支實力強勁的人馬，出兵鄂北，攻克襄陽，再一路無阻，如同破竹之勢，使各地清軍望風而逃，順利光復新野和唐縣。辛亥年大除夕那夜，樊鍾秀派人去知會了率部六千餘眾，駐兵南召、鎮平的嵩山大俠，丁部大將軍王天縱，兩路會師，合圍南陽。革命軍聲勢之盛，吓得清朝的南



刻在治三軍，建國參謀長李雅仙，豫軍高級將領。

陽鎮守使謝寶樹逃逸無蹤。兩路大軍，就此兵不血刃入南陽，羣推王天縱為河南臨時都督，兼北伐左路總指揮，樊鍾秀擔任他的副手，命革命同志楊鶴汀為南陽縣長。馬雲卿和劉鳳桐，雙雙率部在南陽駐紮，李亞東也在南陽留守；而王天縱和樊鍾秀，却應陝西都督張鳳翔之請，盡率所部，赴援潼關，跟大股清軍血戰六天六夜，四進四出潼關重鎮，迫使清軍損兵折將，死傷無算，終因軍火

不繼，無法作戰，方始從潼關撤退到龍駒寨。

馳援潼關血戰的豫軍猶仍保持完整，實力無缺，在南陽留守的部隊反倒遭了袁世凱部將吳慶桐的偷襲，就在革命軍跟清廷議和停戰時期，吳慶桐等來上一個「先下手為強」，率部偷襲南陽，終將南陽城池攻陷。李亞東下落不明，馬雲卿和劉鳳桐雙雙被害。

### 袁世凱悍然下毒招

王天縱樊鍾秀把他們的那支隊伍帶到龍駒寨，從事整補，據清吏密探的調查，他們那一支人馬的實際編制情形如下：

- 一、先鋒隊四千人，內步兵三千人，騎兵五百，砲兵三百，雲梯兵二百。
- 二、敢死隊五千人，內騎兵二千，步兵二千，炸彈兵五百，救護隊五百。
- 三、義勇隊一千餘人，都是頗富資財的百姓，自告奮勇加入，所有軍餉，一概自備。所以在王天縱的軍中頗受尊重。
- 四、奮勇隊二千餘人，內分退伍及歸順兩支，有不少投降過來的清軍。
- 五、輜重隊五百人，都是王天縱、樊鍾秀等的親信，也有身家財產，自備糧餉投軍。
- 六、接應隊五千人，尚未到齊。不過，當汝州等地接應到達，立將擴充為一萬五千人。
- 七、軍需隊一千二百人，內分修造、採買、製造、督催諸名目。
- 八、工程隊五百人，分為十哨，每哨五十人，各營皆為分配差遣。



九、水軍七百人，係從孟津、滎澤、蘭儀各河渡來，並有從襄陽、樊城一帶邀來者。其中有一百人可在水中伏兩晝夜。

十、救濟隊一百四十人，分內外兩科暨看護、製藥各科，聞有宜陽某名醫任領帶。

綜觀上述，王天縱、樊鍾秀的這一支革命軍，人數當在兩萬以上，步騎砲工輜，乃至軍需、水軍、野戰醫院，一應俱全。軍隊編組，更是按着戰鬥序列，部勒齊整，嚴明有序。出之於從未受過軍事訓練的王天縱、樊鍾秀之手，真是令人不得不嘆爲奇迹。

他們的這一支革命軍，在辛亥革命初期，非但完成河南起義，中州光復，而且還在袁世凱北洋軍大舉南下，武昌危在旦夕之際，打通豫鄂聯絡，使革命軍的聲勢爲之丕然一振，尤其血戰潼關，力阻清軍南下，又解了陝西、山西革命軍之圍，論功勞確實是非常之大的。何況，全軍自潼關退到龍駒寨後，他們還拔隊而東，繼續與清軍作戰；又次光復了荊關、內鄖、鎮平等縣，一直到清帝退位，宣告共和，他們又攻到了宛平，儼然一方之重鎮。由於河南境內還有新安人張鈞起義潼關，和劉鎮華、石言的豫南民間武力，合組豫陝聯軍，由張鈞出任司令，曾經連克閿鄉、靈寶、陝州各地，也是河南革命志士中的健者。因此，河南人乃有民軍首領四傑之稱，按年齡爲序，是爲王天縱、劉鎮華、張鈞、與樊鍾秀。

四傑之中，王天縱所部在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）被袁世凱勒令解散，調爲陸軍中將，京師軍警執法處處長。王天縱明曉得他自己決不能充任老袁的鷹犬爪牙，他力辭不就。民國四（一九一五）年袁世凱洪憲稱帝，他到四川夔府去和藍天蔚、黎天才起兵討袁，民五兵敗遇害。劉鎮華在河南、陝西一帶率領所部鎮嵩軍，屢仆屢起，不時的成爲中州風雲人物。抗戰勝利後繼之以共黨竊據大陸，他曾隨樞府播遷台灣，息影寶島，多年前業已

病逝。張鈞當過陝西東路都督，一度率部入川，後任秦軍第二師師長，戡亂時期他陷身竹幕，至今生死莫卜。所以說中州四傑功勳最高，名氣最大的仍得推小老弟樊鍾秀。民國二年他和王天縱的部隊被袁世凱解散後，樊鍾秀被袁世凱的表弟，河南都督張鎮芳嚴令緝拿，家鄉存身不住，他只好攜家帶眷，逃到陝西鎮安黃龍山，全家老小在那兒墾荒力田，打算做個安份守己的老百姓，殊不知又出一項意外，逼着他又做出驚天動地的事來。

### 劫獄戕官逼上梁山

黃龍山在陝西韓城、邵陽、洛川、宜川和宜君諸縣之間，山區廣袤數百里，東臨黃河，復當陝北與關中之衝，形勢極為險要。山中除了森林煤礦，珍貴藥材，還有大量未開墾的處女地。清末民初，官方都在竭力鼓勵各地移民前往拓荒，實施屯墾政策。殊不料，當樊鍾秀一家爲了避禍，從河南寶豐故鄉搬到了黃龍山，正式參加墾荒的行列以後，反倒「閉門家中坐，禍從天上來」，使他演出了一齣小說演義上的戕官劫獄，嘯聚聚義，把沃野千里，蘊藏無限的黃龍山區，變成了陝西首屈一指的梁山寨。自黃龍山綠林出身的英雄好漢，從而也得了「黃龍山綠林大學畢業生」的諱號，這座黃龍山綠林大學的第一屆畢業生，正是樊鍾秀，第二屆畢業生則爲跟張學良勾串，掀起驚天動地的西安事變第二主角楊虎城。

樊鍾秀淪爲綠林人物，當起黃龍山的開山寨主爺，其實是身不由己，逼上梁山的。原來，樊鍾秀有一個妹子，長得非常之漂亮，確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由於年紀還小，猶未字人。有一天，被宜君縣的縣太爺一眼看中，就此起了邪念。他仗着百里侯、父母官之勢，派人到樊家去說親，說他有意納她爲妾。樊家一門有兩位秀才，原是中州大族、書香門第。這位樊小姐又是樊老太爺的掌上明珠，縣太爺年紀那麼大，雙方年

貌相差太遠，何況還是討了去做姨太太。樊老太爺當然不肯答應這門親事，他一口拒絕，使得宜君知縣老羞成怒，一聲令下，竟將樊老太爺抓了去關起來。

宜君知縣老不知羞，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，妄圖強娶民女爲妾。所謀不遂，竟將樊家的老太爺，打下了縣獄。生死未卜，凶多吉少。這一口氣，叫樊家哥兒們個怎麼嚥得下去？尤其是傲骨俠腸，身懷絕技，早就當過北伐先遣軍副司令的樊鍾秀，他得到消息，氣沖牛斗，目眦幾裂。再一打聽，那位膽大包天，胡作非爲的宜君知縣，原是陝西督軍陸建章手下的一名軍需，他得了這一個差使，便仗着陸建章的勢，橫征暴斂，無惡不作，宜君百姓把他恨之入骨。樊鍾秀是個孝子，他救父心切，又復是扶危濟傾的俠士，認爲他有責任鏟除貪官污吏，爲民除害。因此，他便約齊了家中的七兄弟，由他一馬當先，晝夜衝進宜君縣雷原鎮的鄉團隊部，一刀殺了助虐爲惡的隊長郭玉山，得了十七桿槍，大批子彈。再邀了些肝膽相照，俠義心腸的好朋友來，一股作氣，衝進宜君縣去，把那名殘民官宜君知縣當衆殺掉。然後打開縣獄，把他的父親救了出來。一聲呼嘯，不折一人一槍的回到黃龍山區。

樊老太爺眼見他的兒子侄子們殺入縣城，戕官劫獄，情不自禁大起恐慌。他一回到家裏，就跟樊鍾秀哥兒幾個聲淚俱下的說：

「我誠然遭了冤枉，可是總會有個化解的法子。無論如何，縣太爺總不至於置我於死地。你們爲什麼不忍些時？如今竟做出這等大逆不道的事來！須知道，戕官劫獄，犯的是滅門之罪呀？」

然而，樊鍾秀却另有他的看法，他當下振振有詞的回答他父親說：

「宜君縣作惡多端，他這是官逼民反！當今軍閥當道，一味的殘民以逞，全國各地，早就民不聊生，怨聲

載道了。要想做善良百姓，那就祇有任憑欺壓的份。墾荒種田能管啥用？反正我們已經做出了這些事來，與其束手待擒，抄家滅族，不如借這黃龍山的險要，邀上一批弟兄，真刀真槍的幹一場！」

樊老太爺走投無路，無可奈何，只好答應在黃龍山聚義。他任由樊鍾秀散盡家財，招兵買馬，聚集了八百餘人槍，自稱司令，就以黃龍山作他的梁山寨，擁兵自重，獨霸一方。果然使盤踞陝西的北洋軍閥，連正眼也不敢瞧他一眼。

### 授于右任苦戰陝中

黃龍山聚義到了民國六年（一九一七），陝西督軍早已由陸建章換了陳樹藩。六年五月，繼護國討袁之戰後，護法之役已在醞釀階段。北方政局動盪不安，以段祺瑞為首的北洋軍閥，傾全力於爭權奪利，攫取地盤，北洋勢力瀰漫全國。五月二十七日督軍團叛，六月六日孫中山先生通電西南各省討逆救國。在這一段期間，國民黨老同志于右任向中山先生建議：應自北方着手，突破北洋軍閥的核心，以響應西南討逆軍事。中山先生認為他的意見可行，于右任旋即北上入陝，樊鍾秀聞訊大為振奮，他深感這是黃龍山弟兄出頭的日子到了。當于右任派井勿幕跟他聯絡，樊鍾秀立即表示全力支持，甘願服從于右任的領導和指揮。一時之間，陝豫兩省的民軍將領胡景翼、井勿幕、張鈞、宋文禮、茹欲立、李元鼎、劉守中、曹世英、于鶴九、樊鍾秀等紛紛集合於國民黨的大纛之下。對樊鍾秀來說，尤為他邁進光明境界的起步。

民國六年于右任入陝謀在北方舉義，實際行動終因陝督陳樹藩的阻撓不克實現，但是他和樊鍾秀等民軍將領並不灰心，于右任回到上海，六年十月六日護法戰爭揭幕。七年元月二十四日第一混成旅第三團團長胡景翼

和自立軍郭堅相聯絡，在三原宣佈獨立，組織靖國軍。五月初他派代表到上海，迎迓于右任入陝領導。于右任到洛陽後化裝爲傳教士，從晉西渡過黃河進入樊鍾秀的防區，然後由樊鍾秀陪同，於五月二十日抵達三原。八月九日，于右任正式就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，主持西北革命大計，以與南方護法之師相呼應。

陝西靖國軍是當年我國北方唯一的一支革命武力，全軍約爲三萬人，所佔領的地區東起黃河，西迄陝甘交界，一共有十四個縣。和北洋軍奮戰達五年之久，一直到民國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，陰曆端午節，方始因直軍大舉入陝，被迫宣告解散。于右任一生之中也僅祇過了這五年軍旅生涯。陝西靖國軍對抗北洋軍閥的前仆後繼，奮戰不懈是值得大書特書的。全軍成立之初總司令是于右任，副總司令張鈞，作戰總指揮胡景翼，其下共分七路，第一路郭堅、第二路樊鍾秀，第三路曹世英、第四路岳維峻、第五路高峻、第六路王珏。其中以岳維峻、郭堅的兵力較多，各有五六千餘，樊鍾秀和曹世英、盧占魁各三千餘衆次之。

不過，樊鍾秀的駐防地區，是在盩厔、鄠縣一帶。直接威脅陝西省會西安的左路，同時也是陝中最富庶的地方，陝西督軍陳樹藩和靖國軍作戰，最感到頭痛的，也唯有樊鍾秀這支近在肘腋的靖國軍第二路。七年九月，靖國軍連戰連勝，一度迫使陳樹藩退出渭南。祇是總指揮胡景翼入固市撫降，中計被擒，總指揮由井勿幕繼任。十一月二十一日，井勿幕又在興平縣西南的仁村，被陳樹藩的部將李東材所誘殺，得年僅三十二歲，這兩個總指導的一成擒一慘死，對於靖國軍的影響，相當之大。尤其是井勿幕的猝亡，不啻是樊鍾秀的一大打擊。因爲，樊鍾秀之加入靖國軍，正是由井勿幕所汲引推荐的。

到了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）元月初，由於鎮嵩軍劉鎮華部從河南開進陝西，北洋軍和靖國軍的激戰又起，劉鎮華率領他的鎮嵩軍全部，猛攻盩厔。中州民軍四傑之二，劉鎮華和樊鍾秀，自此展開了一場龍爭虎鬥。雙

方血戰達十餘日之久，拚到最後，劉鎮華不是樊鍾秀的對手，他大敗而歸，急退西安。但是他並不甘心，聯合陸續開入陝西的北洋直系張錫元部，重整人馬，再度向樊老二發動攻勢，蓋屋大戰持續一月又半，其間于右任曾數度上書 中山先生，請求援助。中山先生遠在廣州，鞭長莫及，唯有寄望於南北和議。二月十六日，陳樹藩併力進犯，樊鍾秀三面受敵，衆寡懸殊，他終於被迫退出蓋屋、鄆縣，逐步向河南方面撤退。

### 敗退豫境歸於趙倜

當時的河南督軍，是毅軍書記出身，反覆無常，慣會投機取巧的趙倜。趙倜是中州民軍四傑之一張鈞的把兄，張鈞在辛亥那年，以一名排長，在潼關起義，宣佈陝西獨立，出任陝西東路都督，又曾和劉鎮華聯絡豫西武力，組成豫陝聯軍，由張鈞出任司令。民國元年袁世凱下令編遣，張鈞遂改任秦軍第二師師長，編餘的部隊，又組成了鎮嵩軍，歸劉鎮華統率。民國四年袁世凱洪憲稱帝，張鈞反對頗烈，也不知道是爲了保全盟弟，還是向袁「皇帝」表功，趙倜把他押送到北平，安然無事的住到袁世凱死，方始重獲自由，南下入陝，出任靖國軍副總司令。劉鎮華、陳樹藩合兵攻打蓋屋的那一仗，張鈞是以全軍副總司令的身份，始終都在跟樊鍾秀並肩而戰的。蓋屋撤退，張鈞也跟樊鍾秀的部隊在一道，拉上舊日結拜弟兄的關係，趙倜答應收編樊鍾秀的隊伍，任他爲第五協（旅）統領，在陝豫邊境伏牛山一帶駐防。

民國九年，中州大鬧災荒，又加上段祺瑞和曹錕、吳佩孚起衅，直皖大戰爆發，直軍主力都開到河北去作戰，河南後防空虛，便有大股土匪裹脅飢民，攻城掠地，四出竄擾。其中最大的一股，號稱老洋人棍子，由一名倜號「老洋人」的匪首率領，糾集達六萬餘人，以母猪峽爲巢穴，還擁外國傳教師數名，作爲人質，從而

引起了國際交涉。一時輿論譁然，中外人士互相指責，砲口朝準了趙倜。趙倜調兵遣將，大張撻伐，偏又屢次敗在老洋人之手。有人建議改剿爲撫，可是那「老洋人」十分凶悍，趙倜每次派去招撫的官員，無不被他砍下了腦袋。因而鬧成了個剿既不可，撫也不行的尷尬局面。趙倜正在左支右絀，束手無策。老洋人竟在那年秋天，從河北攻入皖北，打破了北洋第一員老將姜桂題、和安徽督軍倪嗣沖的老寨，圍獲大批的三八快槍，跟三十餘門山砲野砲。這麼一來，老洋人匪多械精，便越發的猖狂起來。他公然糾合大隊，浩浩蕩蕩的向南邊開，打算進犯武漢，在直系軍閥的勢力範圍圈裏，啃下一大塊地盤，創出一個新局面。

老洋人聲勢坐大，連方勝皖系，炙手可熱的吳大帥吳佩孚也着了慌。他三令五申，限趙倜在三個月之內，把老洋人的六萬餘衆，全部肅清。當然，他也知道光憑趙倜的兵力，絕對無法完成這個艱難的任務，因此，他又把他的一支精銳，老把弟張福來的第二十四師，從湖南調到河南，助趙倜一臂之力。

張福來久已垂涎河南督軍一席，他奉了吳佩孚的命令，欣然拔隊北上。趙倜可是「啞巴喫黃連」，說不出的苦。誠所謂內憂外患，交相侵逼。老洋人的匪患如不趕快解決，他這個河南督軍，可就要雙手奉讓給張福來了。所以他急如熱鍋螞蟻，繞室徬徨，坐立不安。於是，便有他的一名部下，豫西鎮守使，河南第一混成團團長丁香玲，向他獻計，說是：「新收編的第五協統領樊鍾秀，慷慨任俠，有一身的武藝。辛亥那年，他便成爲中州民軍四傑之一，又曾在黃龍山起過梁山寨，名氣十分的響亮，綠林中的朋友，莫不敬他三分。何不請樊協統上匪巢裏去走一遭，向老洋人曉以大義，只要他打動老洋人的心，讓老洋人接受招安，不但匪患迎刃而解，並且可擋張福來的駕，叫他不能再上河南來。何況，得了老洋人那六萬多的兵力，不也可以讓我們的實力，大大的爲之擴充了嗎？」

趙個一聽，這真是一石三鳥之計，巧妙已極，就不知道樊鍾秀怕不怕死，他有沒有這膽量探那龍潭虎穴？因爲，當時誰都知道，老洋人對付前往說降或者招安的官員，一向是來一個殺一個，來一雙殺一雙。但當趙個抱着姑且一試的心情，派人去跟樊鍾秀一提。他沒想到，樊鍾秀竟會毫不猶豫，一口答應。而且，當天便帶了兩名隨從，跨上駿馬，披星戴月的直奔母猪峽。

### 拎着腦袋直入大寨

照說，樊鍾秀這一趟入虎穴、探虎子，他和那兩名隨從，都是死定了的。老洋人氣餒正盛，他有足夠的實力，雄踞一方，那有俯首稱降的道理。然而，樊鍾秀一生重然諾，廣交遊，就在老洋人的杆子裏，他便有着一位義結金蘭的生死刎頸之交，同門師弟任應岐。原來，老洋人姓張名慶，他手下的股匪，一共分爲六大杆，每杆各有一萬餘人槍。六杆土匪的頭兒，第一位是張慶，第二位便是任應岐了。以次四位，則爲陳青雲，李鳴盛、張得勝和姜明玉。

此所以，當樊鍾秀騎着馬匹，昂然直入母猪峽，把備好的一份大紅名帖，往守寨嘍囉的手裏一遞，再送到老洋人的聚義廳裏去。老洋人一問明來意，當下就不假思索的說：

「既然是來招安的，還遞名帖進來幹嘛？一刀一個，殺了便是。」

許是樊鍾秀命不該絕，幸虧任應岐就坐在老洋人的旁邊。他一眼瞥見，紅名帖上「樊鍾秀」三個核桃大的字，頓時就跳了起來說：

「殺不得，殺不得！來人是我的老把兄，辛亥那年他就當過副司令，陝西黃龍山就是他開的。論出道，他



比他們早多了呢？」

可是，也在聚義廳裏的姜明玉，他也附和老洋人的意見。力主殺了樊鍾秀，免貽後患。任應岐暴跳如雷，堅持不可，雙方唇槍舌劍，爭辯了老大半天。最後還是任應岐獲得了勝利，——把樊鍾秀當作江湖上的朋友看待，不理他前來說降招安的那一套。於是老洋人一聲吩咐：

「有請。」

緊接着便傳令擺上一桌豐盛的酒席。

樊鍾秀滿面春風，了無懼色，大踏步的直入聚義廳。跟離別多年的老把弟任應岐一見，他反倒愣了一愣，哥兒倆立刻把臂歡晤，高聲談笑。任應岐替他引見老洋人和眾匪首，樊鍾秀居然不假辭色，一一直呼其名。老洋人等五個臉上變了顏色，他却裝做視而不見；當老洋人請他入席，他也是大喇喇的居坐上坐，面對着六位殺人如麻的江洋大盜，樊鍾秀一開口便數落他們平時焚燒劫掠、糜爛桑梓的罪過。責問他們爲什麼不改邪歸正，重新做人？老洋人等越聽越焦躁，幾乎就要當場翻臉，拿樊鍾秀祭刀了。任應岐也着了急，他頻頻的向樊鍾秀以目示意，可是樊鍾秀偏又置之不理。

倒是喝起酒來，樊鍾秀不甘後人，痛快之至。他談笑自若，一大碗一大碗的直往肚裏灌。樊鍾秀原以善飲著名，火辣辣的燒刀子，他能連乾十碗，面不改色。這一晚，他盛責過六名匪首以後，却又以「酒逢知己千杯少」的姿態，開懷暢飲，連連的乾，江湖好漢，最欽敬的就是這種拚命三郎作風。漸漸的，大夥兒越談越歡，官與匪，渾然打成一片了。

當晚的樊鍾秀，直喝到爛醉如泥，被任應岐他們攙進客房去，倒頭就睡，打了一夜的鼾。次日一早，清醒

過來，聚義廳上先已擺好了一桌酒席。樊老二毫無難色，坐下就喝。他在席上，只說這麼幾句：

「這次招安，關係僑們大帥的前程，可說是千載一時的良機。在下敢以身家性命，保證列位的安全。列位如果不信，就會兒喝完了酒，不妨叫人拉刀把我殺了。」

說完，不待老洋人等辯難，就端起大碗，一一敬酒。每一次赴宴都喝到大醉為止，就這樣，一連三天，既要匪首們馬上接受招安，也不提事情沒有辦成他要回去的話。直到第三天的晚間，老洋人他們慙不住了，經過一番私下的商議。然後，由老洋人啓齒，正經八百的問樊鍾秀：

「樊二哥，您是否打定了主意，非要我們接受招安不可？否則的話，您就就在我們這兒不走了？」

「不，」樊鍾秀臉上帶笑，搖搖頭道：「列位如果不肯接受招安，我再賴在貴寨不走，那豈不成爲惡客了？我所打定的主意是，事若不成，我也沒臉回去。乾脆，我給寶寨獻上這顆腦袋！」

### 冒死搭救廣州代表

衆匪首不由不面面相覷了，樊鍾秀一片至誠，用自己的性命，來換取他們的接受招安。事不成，毋寧死，義薄雲天，惺惺相惜，就憑這股視死如歸的勇氣，贏得了老洋人以下六萬餘名股匪的信任。樊鍾秀再一提他在黃龍山率部加入靖國軍的經過，辛亥以來豫陝兩省股匪的悲慘下場，任應岐再從旁直打邊鼓，老洋人越聽越有道理，終於慨然的一拍大腿說：

「好，樊二哥，咱們敬重您是中州數一數二的英雄豪傑。就憑您的一世英名，肝胆義氣，斷沒有出賣我們的道理。我們願意追隨二哥，投效官兵。祇不過，僑們只能聽調，不能聽選！」

「這個，」樊鍾秀大喜過望，一拍胸膛說：「包在我的身上！」

當下，樊鍾秀和老洋人等連連痛飲，然後，由樊鍾秀提議，歃血爲盟，誓共生死。他這錦上添花的一着來得非常漂亮，不但老洋人等六個死心塌地的願降，連六萬餘名嘍囉，也是歡聲雷動，雀躍三千。

老洋人手下六萬多股匪接受招安的消息傳到開封，趙倜簡直不敢置信。然而樊鍾秀單騎入匪巢，杯酒紓匪患，却是千真萬確的事實。招安之初，六名匪首決意全部歸於樊二哥的麾下，趙倜也應允了編成六個支隊。老洋人、任應岐等委爲司令，都歸樊鍾秀節制。可是後來他又起私心，想把六個支隊撥充他弟弟趙傑所統率的宏威軍。爲時不久，二十四師師長張福來也要插一脚，打這一支人馬的主意。於是由吳佩孚出面，把六萬多人馬一剖爲三。任應岐、陳青雲兩支隊隸屬樊鍾秀。張慶、李鳴盛兩支隊歸於張福來。張得勝、姜明玉兩支隊撥給趙傑。不過，往後張得勝、姜明玉仍還是叛而復去。倒是任陳兩支隊跟樊鍾秀投奔廣州大元帥府，在廣州一戰中立了大功。樊鍾秀匹馬單槍，順利解決了震撼中原的一大匪患，從此，他一舉成名天下知了。

同時，偏處陝豫邊境的樊鍾秀，得了任應岐、陳青雲兩萬餘衆，實力陡增數倍，自非吳下阿蒙可比。民國十二年，吳佩孚從洛陽派三個混成旅南下，進駐湖北，圖窺百粵。河南直軍實力大減。廣州的非常大總統府，便派國會議員王傑，字從周，河南西華籍的國民黨員北上，遊說豫軍乘機反正，驅逐吳佩孚。王傑和趙倜很有交情，尤有豫軍統領林起鵬是他的把弟。林起鵬和樊鍾秀都奉到吳佩孚的命令，率部隨同直軍三混成旅開到湖北駐防，林起鵬的旅部設在岳陽以南的榮家灣車站，樊鍾秀的司令部，和榮家灣車站只有五六華里的距離。

王傑悄悄的從廣州到了榮家灣，坦然往晤林起鵬，勸他首先輸誠，反戈北向。林起鵬很有點猶疑不決，兩人正從長計議，不幸王傑北上消息走漏，吳佩孚立即電令各級部隊，迅將「亂黨」王傑拿獲，就地「正法」。

林起鵬接到煌煌電令更起恐慌，他深切感到捉放兩難，就祇好把王傑軟禁在他的旅部裏。

王傑被扣，消息傳到廣州，國民黨首要緊急會商，老同志、國會議員田桐和樊鍾秀是舊識，十二年前他們曾在黃興指揮之下，併肩作戰於漢陽。所以田桐自告奮勇，寫一封私函，派人十萬火急的送到榮家灣。信是寫給樊鍾秀的，田桐請他無論如何也要設法救出王傑來。

樊鍾秀得信以後不敢怠慢，立刻帶一批身懷絕技的衛士趕到榮家灣車站，他排擁直入林起鵬的旅部，開門見山的問：

「玉帥（吳佩孚字子玉）電令捉拿王傑，我知道王傑是你的老把兄，現在就在你這兒。你說，你究竟打算怎麼辦吧？」

林起鵬一聽，情知已無法隱瞞，他曉得樊鍾秀的脾氣，便向他直話直說：

「樊二哥，我正在這兒傷透腦筋呢，放了王傑吧，只怕玉帥一旦怪罪下來，我自己的身家性命難保。要是把他解送到岳陽去，讓他遭了張大帥的毒手，全河南的人不把我罵死才怪！」

樊鍾秀當下就義形於色的說：

「這事好辦。此刻你就把王傑交給我帶走，然後你可以直接報告張大帥，就說王傑在我那兒，叫他向我要人，與你一概無干。」

### 張福來跟他拜把子

林起鵬聽了這話，有如喜從天降，左右為難的一大問題，終由樊鍾秀三言兩語，迎刃而解。他馬上把王傑

請出來，當面交給樊鍾秀，還安慰王傑說：

「老哥哥，樊司令是偕好朋友，爲人最講義氣，您這就上他那兒去避避。」

可是，王傑也是一位義重如山，極明事理的中州豪傑之士。他對林起鵬的處置不以爲然，因而斷然拒絕，他義正詞嚴的說：

「你是我把弟，你若解我到岳陽請賞，我決無怨言。或者你把我放了，替老把兄担戴一切，我也無須向你道一聲謝。所以，你大可不必把我往樊司令那邊推，我跟樊司令今日初會，實在領不起這麼大的人情。」

說得林起鵬臉紅耳熱，囁嚅難言。反是樊鍾秀發出一串朗爽的笑聲，他挽起王傑的手臂，不由分說的挽着他直往門外走，他邊走邊說：

「王先生，須知我也是奉朋友之命而來的。您放心，這事我担代得起。」

一到樊鍾秀的司令部，樊鍾秀立刻傳令擺酒席。他親自把盞，爲王傑壓驚。酒過三巡，他取出吳佩孚緝拿王傑的電令，田桐馳函囑殺的原件，還有二百塊大洋。他請王傑逐件披閱以後說：

「王先生，您現在已經明白事情是如何的緊急了。所以我得請您今夜動身，折回廣州，遲一步就怕來不及。這一席酒，算是洗塵，也算是餞行。」

可是王傑唯恐連累了樊鍾秀，他仍然堅持的說：

「樊司令，你我向無一面之雅。我怎能一走了之，嫁禍於你呢？」

然而樊鍾秀却慨然的答道：

「革命同志，有如手足。何況應付岳陽張福來，我早有計較，斷乎不會出事。王先生，我再敬您一杯，喝

完以後就請您啓程吧。」

拿老把弟林起鵬的畏葸游移，和樊鍾秀的肝胆照人作個對比，王傑不由感動得熱淚盈眶。他再三的向樊鍾秀道珍重，領了二百大洋的路費，由樊鍾秀派一隊親信衛士護送，辭離虎穴，翩然南旋。

第二天一大早晨，樊鍾秀起床以後，便點了一批武林高手的衛士，前後簇擁，由柴家灣搭火車上岳陽。他往見直軍前敵總指揮張福來，那時候張福來早已得了林起鵬的「密告」，所以他一聽見樊鍾秀，便沉下臉來問道：

「林旅長已經來報告了，他說玉帥嚴令緝拿的『亂黨』王傑，就躲在你那兒，這會兒你是否把他給解來了呀？」

詎料，樊鍾秀却聲色不動，侃侃然的答道：

「王傑是河南名士，因為置身險境，事態緊急，方始前來投奔我這個河南老鄉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我要是見死不救反而殺了他，那就是不仁不義。不但無以事長官，而且更無顏見故鄉父老，所以我昨天早就把他放了。今兒個是想起有違玉帥的電令，自知罪大，特地前來大帥這兒領罪認罰的。」

張福來聽他說胆敢把「就地正法」的「亂黨」王傑給放了，當下就氣往上撞，怫然變色，他正待伸出巴掌重重的把桌子一拍，忽一瞥瞧見了樊鍾秀身後那幾名怒眉橫目，虎腰熊臂的衛士，陡然憶起他們武藝高強，慣於高來高去。「好漢不喫眼前虧」，北洋驍將張福來居然也會回嗔作喜，曲盡嫵媚，他沖着樊鍾秀笑笑說：

「樊老二，你真不愧為僑們中州豪傑，有男子漢大丈夫的氣概，敢做敢爲。這一點，僑可比不上你。這麼吧，一會兒我給玉帥回過電報，就說那『亂黨』王傑先已聞風而逃。」

## 萬里奔粵一路驚險

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滿天星斗，都成過去。張福來爽性一路人情做到底，他叫副官擺酒席，跟樊二哥痛飲一番。又怕樊鍾秀心懷疑忌，不敢即席舉觴暢飲。張福來又吩咐秘書寫蘭譜，跟樊鍾秀在喝酒以前，先結拜為異姓兄弟。

義釋王傑，又使樊鍾秀的義聲遠播，英名蓋世。然而，在這次公然對抗北洋軍閥，效力廣州革命政府的行動中，身受切膚之痛，瀕臨生死關頭的，居然仍還是正誼明道，義無返顧的中州奇俠樊鍾秀。原來，早在吳佩孚戰勝皖系，節制數省，他在洛陽叱咤風雲，不可一世的那一段時期，樊鍾秀屯兵伏牛山，擁師兩萬餘衆，聲勢咄咄逼人，不能說不是吳玉帥的一大心腹之憂。此所以，他曾利用他的參謀長李倬章，跟樊鍾秀的岳父，遜清拔貢趙錦棠應酬往還，建立關係。由而使樊鍾秀就範，服從吳佩孚的調遣。當吳佩孚以張福來為前敵總指揮，率他所部精銳三個混成旅南下，進駐岳陽一帶。吳佩孚便明令發表樊鍾秀為第一混成支隊司令，命他隨張福來進軍湘北，師行之日，吳佩孚為了對樊鍾秀籠絡羈縻，他特地大開筵席為他祖餞。祇是，樊鍾秀跟吳佩孚見了好幾次面，他對吳佩孚的批評，却是「態度傲慢，驕氣凌人。」

民國十二年八月，樊鍾秀一到岳陽以南，北軍的最前線，他立刻便請他的一位表兄莫慶斌，星夜南下，馳赴廣州，晉謁孫中山先生，面請指示機宜。莫慶斌在向廣州走的時候，正值大元帥府派遣王傑北上，游說豫軍反正，參加革命陣營。可是，當樊鍾秀義釋王傑、吳佩孚、張福來洩知他非吾族類，方在對他嚴密防範。樊鍾秀的表兄莫慶斌却已在啣孫中山先生之命北返，中山先生任命樊鍾秀為豫軍討賊軍總司令，莫慶斌為參議，授

予莫慶斌關防及委任狀，命他冠期過返湖北，着樊鍾秀立率所部進駐廣州，拱衛革命首都。

於是，很不幸的，莫慶斌在啣孫中山先生之命，過返湖北途中，竟然被吳佩孚的爪牙江西督軍蔡成勛截獲。蔡成勛一個電報打到洛陽，吳佩孚迅即電覆，將樊鍾秀的表兄莫慶斌就地槍決。同時，他更用直系首領曹錕的名義，嚴令緝拿樊鍾秀。

懷着悲憤交集的心情，樊鍾秀一面悼念他表兄慘遭北洋軍閥的毒手，一面從速策劃，當機立斷，把他那一支部隊拉出湖南，撤離虎口。這在當時簡直是九死一生，殆無脫走可能的孤注一擲之舉。若非樊鍾秀的部下都是多年患難與共，講義氣，够交情，寧死不離樊二哥的弟兄，只怕這置身直軍重圍，被吳佩孚視作眼中釘，心頭刺的異己部隊早就哄然一散，各奔前程了。樊鍾秀率部安然無恙的出湖南，走江西，下廣東是民國十二年夏天，直系勢力如日中天，吳佩孚耀武揚威，不可一世時期的一次奇跡。反過來說也是對蓬萊秀才吳玉帥的一大諷刺。全部過程驚險刺激，緊張萬分。因為吳佩孚早有密令，命湘贛兩省的直系部隊包圍解散樊鍾秀。自張福來以次的直軍將領無不摩拳擦掌，躍躍欲試。吳佩孚早已佈下天羅地網，死亡陷阱，祇等樊鍾秀飛蛾撲火，自取滅亡。他明令樊鍾秀率部援粵，却命張福來「擺隊相送」，北洋第一師師長、江西督軍蔡成勛，贛南鎮守使方本仁將樊鍾秀部在江西境內就地解決。蔡成勛所部有北洋第一師、綏遠第一混成協、河南暫編第一師張克瑤等部，方本仁尤有第三、第九兩混成旅暨山東第一混成旅，此外在粵贛邊境還有沈鴻英投降直系的三個師。這三支部隊總加起來，至少超過樊鍾秀所部十倍以上，在吳佩孚想來還怕樊鍾秀逃出他的手掌心呀？然而，中州奇俠樊鍾秀和他的弟兄真不愧一身是胆，豪氣干雲。他們昂然無懼的進江西，臨到贛州，獲悉他派在南昌的留守處已被抄沒封閉，心知道是吳玉帥跟他正式翻臉的時候到了，自己的部隊尤其置身蔡成勛、方本仁兩大之間



一聲攻擊令下，就難免一場天崩地坼，生死攸關的決戰。樊鍾秀却從容整備，不慌不忙，一面密派代表李衡等人，易服化裝，潛入廣州，向孫大元帥求援。一面把部隊就在贛州紮住，靜候佳音。

### 楊庶堪巨眼識英雄

方本仁和沈鴻英分別在江西、廣東邊境堅壁深壘，安排陷阱，就等樊鍾秀來自投羅網。蔡成勛的大隊人馬尤且在樊鍾秀的部隊後面步步追蹙，隨時備戰。然而樊鍾秀的求援代表一到廣州，孫大元帥欣慰之餘立即採取行動，他頒賞十萬元，犒勞樊鍾秀的部隊，命老同志楊庶堪派方覺慧入贛，硬軟兼施，游說方本仁，請他讓路，使樊鍾秀部平安進入粵境，否則的話樊鍾秀突圍心切，背水一戰，其勢必如出柙之虎，而孫大元帥一定也會派隊接應，兩路夾擊。當時正值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，孫大元帥移駐北江，討伐沈鴻英大獲全勝，七月四日韶關重克，沈鴻英殘餘之部三個師正退向南雄，其中一支已過梅嶺關進抵江西大庾，方本仁的贛南勢力範圍圍北有「惡客」樊鍾秀，南有「喧賓」沈鴻英，沈鴻英被孫大元帥逐入贛境，眼看就要和他平分秋色。「臥榻之畔豈容他人鼾睡」？何況「殺人一萬，自損八百」，他的三個混成旅跟樊鍾秀打一場硬仗，勢必損兵折將，傷亡纍纍，到那時節，在南雄、大庾一帶的沈鴻英正好「坐山看虎鬥」，沈鴻英這敗軍之將手下仍有三個師，予方本仁威脅已經够大的了，可以想見方樊力拚過後沈鴻英準會進軍贛州，鵲巢鳩佔。於是方本仁認定了他跟樊鍾秀的這場硬仗不能打，與其讓沈鴻英「漁翁得利」，何不由他自己「隔岸觀火」，「坐收漁利」，叫樊鍾秀跟沈鴻英拚個你死我活。就基於這種心理，方本仁居然概允讓出「華容道」，這一下樊二哥可就起死回生，有路可走了。——由方覺慧之游說方本仁，分明是火中取栗；「與虎謀皮」，偏偏就歪打正着，一舉成功，可見孫

大元帥的神機妙算，億則屢中。孫大元帥在內有將，外無兵，強敵壓境，叛軍夾擊的民國十二年，雍容鎮靜，開府廣州，成就豈是偶然？必須補記一筆的是，民國十二年三月二日孫中山先生在廣州成立大元帥府，大元帥府行營參謀長正是今總統蔣公。

方本仁不由自主，應允讓路，十二年八月一日，樊鍾秀遂親率所部順利通過大庾，和沈鴻英的三師敗兵惡狠狠的打了一仗。一次人人奮勇，個個爭先的全線衝鋒，直把沈鴻英的三師之衆殺得瓜分豆剖，土崩魚爛。樊鍾秀擊潰沈鴻英，進克南雄。那時候他還沒跟孫大元帥、蔣參謀長見過面，可是大元帥府統帥部對這一支萬里冒死來投的北軍，却表示無比的信任。——大元帥府由於廣州的滇桂兩軍拔扈囂張，東江的陳炯明又有大舉進犯廣州的模樣，先已有了極機密的緊急應變打算，把大元帥府所有的重要檔案文書，存在七月四日方告克服的韶關，孫大元帥派樊鍾秀率部担任韶關的防務。

到了十一月十二日，孫大元帥五十八歲華誕，陳炯明的叛軍攻勢凌厲，廣州守軍主力，滇桂粵軍先已全線崩潰；廣州城防危在旦夕。十二日石龍失守，孫大元帥於石灘撞車後返抵廣州大元帥府，立即召開緊急軍事會議，——蔣參謀長早於兩個月前奉孫大元帥之命赴俄考察。當時大元帥府首要都寄望於湘軍譚延闓部赴援；可是譚延闓所部時在湘粵邊境行軍，遠水不救近火。舍此之外實又無兵可用，大家正在萬分焦灼，唯有孫大元帥胸有成竹，他問會議席上的楊庶堪：

「樊鍾秀部近在韶關，大可朝發而夕至。唯不知他們的實力與勇氣如何？在如此緊急的情況之下，究竟能否爲我們所用？」

楊庶堪時任大元帥府祕書長：向爲今總統 蔣公所器重，早自民國九年，他便在孫大元帥左右掌管機要

，但凡南北民軍派遣代表前來向大元帥輸誠效忠的，一概由他負責接洽聯絡，所以楊庶堪對當時國內其亂如麻的南北各軍瞭若指掌。他一聽孫大元帥垂詢，立刻就用堅定的口脛答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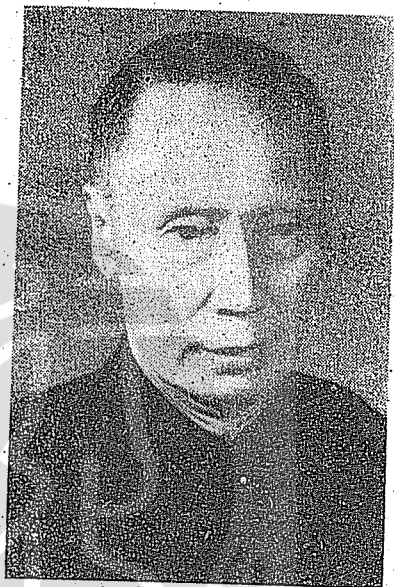
「樊鍾秀是同盟會老同志，任俠尚義，忠心耿耿。平生最服膺先生（按指孫大元帥），只要先生一聲令下，他必願為革命效死！」

### 晉謁請餉有口難開

當時孫大元帥僅祇點點頭，對楊庶堪的意見表示嘉納。十四日，廣州一日數驚，城陷在即，他一個電報報到韶關，樊鍾秀果然立刻點齊所部，星夜馳援，因而方有十一月十八日豫軍一舉擊敗十倍之敵陳炯明；追擊二百七十餘里，使革命根據地廣州轉危為安，那一次奇跡般的勝利出現。

正由於樊鍾秀部一戰成功，擊潰陳炯明的八萬餘叛軍，十九日譚延闓的湘軍五個軍趕到廣州，立即投入戰場，乘勝追擊，犁庭掃穴，迫使陳炯明就此龜縮，廣州東線無戰事，方有民國十三年元月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如期舉行，樊鍾秀因功被推選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，尚且在蔡元培、許崇智、劉震寰、樊鍾秀、楊庶堪五位候補監委中，名列第四，得票在大元帥府祕書長黨元老楊庶堪之上。

孫大元帥一生以知人善任著名，若謂樊鍾秀為他的愛將之一，似乎也並不為過。可惜的是他追隨孫大元帥的時間太短了，自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馳援廣州，到他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率部北伐，其間還不到一年。不過，孫大元帥對樊鍾秀的儘力培植，愛護備至；以及樊鍾秀敬事孫大元帥的一腔血誠，誓以死報，都是令人深切感動，尤其足為楷模的。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後，孫大元帥將樊鍾秀所部的豫軍討賊軍正式改制為



參任與廣州討陳炯明一役，擔任  
樊鍾秀總部參謀的肖李

一再請領，孫大元帥都未允照發。就唯有樊鍾秀的建國豫軍，和朱培德的中央直屬滇軍，由孫大元帥主動的各批發二千支。其餘的，全部撥歸軍校所有。

樊鍾秀的建國豫軍，在廣州迅速擴充，三混成旅後又有第四混成旅王鼎洛部編組成軍，孫大元帥乃派老同志歐陽豪，擔任樊鍾秀的參謀長。不過，部隊實力越來越壯大，軍餉來源却也越來越成問題。因為廣州市的稅收，早被滇桂各軍所囊括，軍隊自行收稅，收到即入私囊。建國豫軍遲來後到，當然無法分沾人家的既得利益。何況他們遵奉孫大元帥的命令，全軍駐在廣州郊區。豫軍軍紀很好，從無擾民的情事發生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經常都有軍中糧餉不繼的困厄發生，大夥兒請樊鍾秀總司令到大元帥府請餉，他迫不得已，只好硬着頭皮去。照說以孫大元帥對建國豫軍的愛護，又瞭解他們的實際困難。只要樊鍾秀去了一開口，多多少少總會撥點下

建國豫軍，任樊鍾秀為總司令。這一個番號，直到樊鍾秀身死之年，他一直不肯變更。孫大元帥尤其使他的建國豫軍儘量擴充，由一個混成旅的實力編為三混成旅，計為第一混成旅旅長嚴鳳崗，第二混成旅旅長任應岐，第三混成旅旅長陳雲青。當黃埔軍官學校成立後，曾有一次，有一批俄式快鎗運到，孫大元帥下令一律寄存於黃埔軍校，廣州各軍莫不渴望獲得若干，

來。可是樊總司令進大元帥府，通常都是空手而回。

因為他每次到大元帥府，見到了孫大元帥。一看到大元帥日理萬機，案如山積，孫大元帥的辛勤勞瘁使他異常感動，他又眼見求謁大元帥的多半這也要錢，那也索糧。大元帥不勝其煩，應付爲難，樊鍾秀也就把他軍中將有斷炊之虞的報告縮了回去。倒是孫大元帥接見他時料知必定有事，每每出乎主動的問聲：

「樊總司令，你是否有什麼困難？」

樊鍾秀臉孔脹得紅紅的，囁囁嚅嚅回答孫大元帥說：

「沒……沒有什麼困難，我今天來，是給大元帥請安的。」

這位建國豫軍總司令屏絕聲色，自奉節約，但却對朋友、部下一擲巨萬了無吝色。他平時一身短褂袴，夏天紡綢，冬天嗶嘰。必得檢閱、訓話、行軍、作戰的時候才穿軍裝。一日三餐，四菜一湯，愛喫中州家鄉味，主食是硬麵饅饅火燒。一只肉絲拉皮不可一日或缺，行軍作戰只要火燒和叉燒牛肉、叉燒肉便够。他用的一名大師傅，跟了他將近二十年，初到廣州不久，曾經一連幾天開出飯來菜餚少得可憐，即使宴客的時候備菜也不豐盛。樊鍾秀明曉得是大師傅揩油，把他叫了來加以痛責。詎料大師傅竟侃侃然的答道：

「那一陣子從湖南到廣東，你經年不發薪餉，有時候還接連五七天不給菜錢。由我自掏腰包墊，這會兒就不准我撈回幾文啦！」

### 孤軍深入勇往直前

樊鍾秀聽了，居然哈哈大笑。待大師傅如此，對各級官兵也莫不皆然。他能和袍澤同甘苦，共患難。打起

仗來更是經常都在第一線，此所以，樊鍾秀的部下，都樂於爲他效死。

自己書讀得不多，但却敬重斯文，謙恭下士。尤其對於孫大元帥的幕僚，國民黨的資深人士，他更是優禮有加，尊之如師。所以黨國元老如張繼、居正、田桐、周道腴、楊庶堪等都和他時相往還，漸成莫逆之交。樊鍾秀很重鄉誼，更能愛護青年。在廣州駐防時期，他的經濟情形那麼困難，都還設立了一個北方學生招待所，但凡北方籍的青年學生，全可以住進去接受他的招待，臨走，再致贈一筆旅費。

民國十三年九月四日，孫大元帥召開重要軍事會議，決定督師北伐，分兵兩路，進軍湖南和江西，任譚延闓爲北伐軍總司令。這一次孫大元帥毅然北伐的目的，共有下列三項：

- 一、由於蘇浙戰爭爆發，勢須救浙保粵，進而打倒直系軍閥。
- 二、廣州環境惡劣，外有叛軍環伺，內有驕兵悍將假革命之名，行割據之實，把持稅收，貪橫不法。必須借北伐作一試金石，真革命的北伐去，假革命的就要設法加以解決。

- 三、藉此統一財權，整理廣東財政。

在孫大元帥來說是下了很大的決心，但是驕兵悍將如楊希閔、劉震寰依舊擁兵自重，阻撓北伐。當孫大元帥明令各軍限期出發的命令一下，滇桂各軍反倒紛紛磨集大元帥府，索餉索械，要開拔費，鬧得不可開交，顯見他們要繼續盤踞廣州如故。

眞能服從孫大元帥命令，九月十二日隨侍大元帥出發的，就唯有湘軍譚延闓、中央直屬滇軍朱培德、新投誠的贛軍方本仁，和建國豫軍樊鍾秀，還有黃埔學校的護衛隊。而在這些部隊之中，又一度如奇跡般萬里長征，一直打到河南的北伐軍，更祇得樊鍾秀一支而已。因此，難怪有人要慨乎言之，孫大元帥自民國六年護法之

戰起，不知若干次的親自指揮、麾師北伐，直似蜀漢諸葛亮的六出岐山，九伐中原。然而，孫大元帥及身而見的唯一一支北伐偏師，正是投效不及一年的樊鍾秀總司令。

爲什麼要說民國十三年九月，樊鍾秀建國豫軍揮師北伐是「奇迹」、是「偏師」呢？原來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，孫大元帥調兵遣將，下達命令，北伐軍分正面、側面二支入贛。正面由譚延闓、朱培德、李明揚、吳鐵城等部担任，以譚延闓爲總司令，出南雄、攻大庾、取贛州。側面由樊鍾秀任北伐軍總指揮，由仙霞嶺循山路拊吉安，然後和正面軍在南昌會師。可是，九月二十一日兩路同時出動後，正面軍在攻抵大庾嶺時即告阻撓，反倒是側面進攻的樊鍾秀率部死戰，力克風門坳要隘，復以一路破竹之勢連克崇義、遂川、泰和，進圍吉安城，喜得孫大元帥電令嘉獎，欣慰之至的說：

「北伐連捷，至感欣慰。將士勞苦，尤所懸念，不惜重賞，以竟全功。」

時爲十月二日，距樊鍾秀自韶關出師，不過十天而已。孫大元帥北伐告捷，六日，在雲南意存觀望的唐繼堯，也在昆明組織建國聯軍八個軍，致電孫大元帥，毅然表示：「西南夙以撥亂反正爲職志，寧能袖手旁觀？現我公移駐韶關，誓師北伐。凡屬袍澤，均當執鞭弭以相從」了。

### 奮鬥回籍空前壯舉

樊鍾秀爲徹底達成孫大元帥賦予的北伐使命，努力前驅，奮不顧身，不惜以一支偏師，孤軍深入。他兵不滿萬，却敢於力當北洋軍閥百萬之衆，這種忠於統帥，貫徹命令的精神，又賦成了他一生歷史中光榮偉大的另一頁。祇不過，衆寡畢竟懸殊，蔡成勛所部北洋第一師主力擊潰，第一師第二旅旅長馮紹閱、二十三混成旅旅

長王麟慶却急馳增援，在吉安外圍將樊鍾秀的建國豫軍加以反包圍。時當十一月初，直奉二次大戰已告分曉，奉勝直敗，孫大元帥應邀北上，籌商國是。樊鍾秀置身重圍，彈盡援絕，苦撐待變，他還不曾得到大元帥北上的消息。當時在樊鍾秀的軍中，還有前任河南督軍趙倜的弟弟，宏威軍統領趙傑，兩兄弟在河南被吳佩孚、馮玉祥撵走，趙傑四海茫茫，走投無路，他也輾轉到了廣州，投奔樊鍾秀。趙傑向來驕橫拔扈，目高於頂，跟正道直行的樊鍾秀勢同水火。可是樊鍾秀俠義心腸，不念舊惡，把趙傑推荐給孫大元帥，大元帥令派趙傑爲參議、建國豫軍先遣隊司令，自此趙傑反隸於樊鍾秀的麾下。吉安被困，打到全軍上下每人只剩三顆子彈，建國豫軍傷亡日增，那趙傑小人行徑，恩將仇報，他竟勾結北軍，唆使樊部第三混成旅旅長陳青雲，陰謀叛變，向北軍投降。樊鍾秀獲得確報，他不愠不惱，派人把趙陳二人召來，正告他們：

「你們口口危圖變，困厄欲降，真是小人行徑！不過你們儘可放心，我樊某人不屑於要你們的性命。你們儘管集合你們部下的人槍，向北洋軍投降去罷！從此以後，僭們各奔前程！」

人心都是肉做的，聽樊老二這麼講，趙傑、陳青雲不由不感動得熱淚盈眶。祇是，無恥之輩畢竟性命要緊，他們終於還是囫圇道義，率部去向北軍投降。趙陳一走，樊鍾秀立即召集軍事會議，他請所部將領各抒己見，儘情發揮，無須有所保留。因此，他的老把弟，第二混成旅旅長任應岐便一力主張的說：

「北軍越聚越多，我們彈盡援絕，難以取勝。不如突圍而出，再回韶關，請大元帥整補我們的隊伍，然後再來北伐。」

祇是，樊鍾秀却神情肅穆，義正詞嚴的回答他說：

「大元帥命令我打到南昌，跟譚總司令會師，我却才到吉安就遭了敵軍的包圍，我還有臉回韶關去見大元



帥呀？應岐老弟，你若有意回韶關的話，儘管請便。反正我早已有言在先：士各有志，不能相強。誰想走，儘管連人帶鎗一道走吧。我決不會留難，而且，終我這一輩子，斷不至於口出怨言！」

於是，在千鈞一髮，危急萬狀的情況下，任應岐也拉起他的隊伍走了。

四混成旅走了一半，建國豫軍的戰鬥力大為削弱，北軍攻勢愈急，陣地朝不保夕。樊鍾秀實心眼兒，還在苦盼自韶關開來的援軍，却是他的參謀長歐陽豪，根據實際情況判斷情勢。他苦勸樊鍾秀不必苦候來援，應該集中全力衝出重圍。樊鍾秀採納了他的意見，憑他百折不撓的信心和堅強無比的意志，以及建國豫軍效忠主帥，可歌可泣的忠義勇烈精神，他們竟完成了我國歷史上最最令人不可思議的突圍壯舉，這在古今中外戰史上是罕於一見的。建國豫軍在樊鍾秀的一聲號令之下，人人拋棄家眷財物糧食輜重，只保留一支已無子彈的空槍，一柄刀矛，從吉安突圍，西趨蓮花，北走萍鄉，進入湖南平江，一路苦戰到武穴，然後從武穴渡過長江，循鄂西返抵河南省境。樊鍾秀孤軍轉戰數千里，歷經粵、贛、湘、鄂、豫五省，其間戰衝防區要隘關卡不下數百處，攔路截擊的敵軍無法勝計，而他卒能履險如夷，平安渡過，真可謂近代戰史上的奇蹟。洵為現代人士所無從想像。

八千中州健兒援廣州，在廣州時又曾大事擴充，實力倍增。可是，就樊鍾秀來說：「三十功名塵與土，八千里路雲和月」，進入河南的建國豫軍，已經只贖三千餘名忠貞子弟兵了。這三千中州健兒，一路且戰且進，曾有三天三夜不曾進食的紀錄，千里鏖兵，所向無前，因此時論謂他們為「為民國以來出征部隊奮鬥回籍者，空前未有之一次壯舉。」

## 血戰洛陽發了大財

對於樊鍾秀所部進入豫境，最感欣慰的首推孫中山先生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，建國豫軍連克潢川、光山，那時候樊鍾秀已經獲悉中山先生應邀北上商談國事的消息了。所以他致電天津，向中山先生報捷。中山先生獲電後曾於天津覆電，歡慰之情溢於言表，茲錄原電如次：

「光山縣探送建國豫軍樊總司令鍾秀兄鑒：號電欣悉，我兄孤軍轉戰，所向無前，三月之內，由粵而豫，同時出發諸軍，望塵莫及，奇功偉蹟，嘉慰何似？惟師行五千里，勞苦萬狀，虛念實深。文四日抵津，原擬七日入京，與執政商權收拾時局，忽患肝腫，臥病兼旬，尚須調治數日，始能入京。茲已電胡笠僧兄允與接洽一切。笠僧兄義烈過人，必能量力接濟。吳逆佩孚敗亡之餘，尚據鷄公山。我兄若率所部，殲此渠魁，以伸公憤，尤所欣盼。特復問候起居，並慰問諸將士勞苦。」

電中所云的胡笠僧，便是國民二軍總司令、河南督理胡景翼的號。胡景翼是民黨中人，曾經和樊鍾秀同在陝西靖國軍總司令于右任的麾下共過事。直奉二次大戰，因馮玉祥倒戈而奉勝直敗，段祺瑞重出擔任臨時執政，張作霖的奉軍，和馮玉祥的國民軍分別據有津浦、平漢兩線沿線各地，胡景翼因而得了河南的地盤。但是河南境內還有吳佩孚的殘餘部隊，陝西方面，尤在鎮嵩軍劉鎮華虎視眈眈。所以十一月十八日吳佩孚從漢口乘車入河南，過鄭州轉赴洛陽根據地，他還在鄭州設立了「護憲軍前敵總司令部」。河南紳民以革命元勳張鈞為首，立刻就組成弭兵會於鄭州，反對任何人以中州為戰場。可是，十一月底，劉鎮華的部將慈玉崑便師出潼關，向洛陽進迫，吳佩孚自忖不敵，連夜退鄭州信陽，上了鷄公山。慈玉崑奪了洛陽，聲勢丕振，他想更上一層樓，

逐走胡景翼，將河南一省盡行佔據。於是佔陝州，進犯汜水，滎陽，使鄭州告急。胡景翼手足失措，迫不得已，他只好央託鄧寶珊、張伯英，向時已進駐臨潁的樊鍾秀求援。

這一來，反倒變成樊鍾秀拔刀助陣，幫胡景翼的忙了。他分兵四支，抄襲憨玉崑的後路，再親率驍將趙天清、李山林，猛攻洛陽。一場鏖戰，擊潰了憨玉崑部，進駐洛陽偃師，就這建國豫軍討憨的一仗，讓樊鍾秀得了吳佩孚經營多年的洛陽巢穴，吳佩孚私下儲存的「老底子」，包括十二生的德製大砲十二門、七五生的大砲六門、五七生的鋼砲四門、迫擊砲六門、輕重機槍二十一挺、長短槍九千七百餘支、各種子彈一百餘萬發，尤有憨玉崑備發軍餉的鴉片七萬九千餘兩，最重要的尤為全部德製修械機器。樊鍾秀把這套貴重的機器全搬到了魯山。

此外，他更收編憨玉崑的降卒一萬餘人。有了好地盤，又有人有槍，有造械廠，樊鍾秀的實力，在一夕之間壯大起來了。他一下子就建立了四個師，兩獨立旅和一個憲兵團，其編制為參謀長閻秀峯、總參議李肖庭、祕書長黎鐵鋒、第一師師長李山林、第二師趙天清、第三師李萬林、第四師趙振江。獨立第一旅任應岐、第二旅李振亞、獨立團長李汝泉，憲兵團長歐陽豪。建國豫軍的駐防地區，也擴展到了臨潁、寶豐、襄城、郟縣、上蔡、西平、魯山、臨汝、信陽和正陽，樊鍾秀以平漢鐵路上的臨潁為他總司令部所在地。

民國十四年三月三日，今總統蔣公所統率的東征軍右翼，大破陳炯明部於鯉湖，四日，樊鍾秀也在洛陽向北平孫大元帥告捷，這是孫大元帥在逝世以前，所接獲的兩項捷報。可是，三月十二日，孫大元帥便病逝北平，樊鍾秀接到汪精衛從北京拍來的噩耗，他頓時就捶胸大哭，痛不欲生，一面下令全軍將士掛孝三天，一面會同駐防地區的紳民，在三月十九日盛大隆重舉行公祭。孫大元帥逝世，對樊鍾秀的打擊至深至鉅，他自此一改開朗達觀的性格，整日悶悶悒悒，獨處寡言，像似變了一個人似的。然而，誠所謂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一個

多月後，又傳來他的革命志友，戰鬥伙伴河南督理胡景翼四月二十四日病逝的消息，不僅使樊鍾秀痛悼良友，而且連帶的使中州形勢，以及樊鍾秀個人否極泰來，如日中天的事業，都起了莫大的變化。

### 截斷吳佩孚的歸路

胡景翼死，岳維峻繼，由於岳維峻企圖兼併河北、山東兩省地盤，派遣人馬，兩面作戰，連續遭到敗績。潰兵返豫，又復軍紀蕩然，四出姦淫燒殺，激起中州百姓公憤，各地紛紛組紅櫻槍會，一致抵制國民二軍。岳維峻四面楚歌，腹背受敵，他便請樊鍾秀到鄭州會談，以讓出河南督理一席為條件，要求樊鍾秀出兵加以支援。樊鍾秀則盛責岳維峻治軍不嚴，殃及百姓，他勸岳維峻率領殘部退回陝西。然而，岳維峻的慘敗，却使蟄伏已久的吳佩孚死灰復燃，他決定出動「援豫驅岳」。寇英傑、王維城、靳雲鵬、田維勤全都集中在吳佩孚的帳下，分頭進攻，所向披靡。十五年三月六日岳維峻的國民二軍，在洛陽全部崩潰，岳維峻僅以身免。河南重又落入吳佩孚的掌握。與此同時，馮玉祥的國民軍，也陷於直奉二軍的兩路夾擊之中。華北中原，局勢驟變，樊鍾秀孤軍無援，處在強大壓力下，只好集中兵力，據守寶豐、魯山、襄城、郟縣四縣，然後對外宣稱下野。其實他是回到少年時期習武的嵩山少林寺。那時節，樊鍾秀的師父恆林早於三年之前圓寂，由樊鍾秀的一名師弟妙興繼任方丈。樊鍾秀便就地取才，集合僧衆，配以登封民團，組成了全體將士人人精通武藝的一個旅，而以他師弟妙興担任旅長。

十五年春，吳佩孚在河南的勢力，已趨鞏固，頭一件事，他便要清除河南境內，獨一無二的一支異己部隊，打着革命旗號的建國豫軍。吳佩孚下令新任河南督理寇英傑，命他將建國豫軍澈底整編，辦法是：排長以上

的軍官一律免職，以次士兵分別撥交吳系各部，此一斬盡殺絕的陰謀激起建國豫軍全軍上下一致憤懣，樊鍾秀面臨劇變，他自不甘置身事外，因此在五月間自少林寺過返魯山，召開緊急會議，決定由魯山取南陽，與吳佩孚的大軍對抗。其間由於任應岐、李振亞兩個旅的歸而後叛，投降吳佩孚，使建國豫軍遭受很大的損失，但是樊鍾秀賴將士用命，與吳佩孚各軍所部十五個師血戰達兩月之久，五弟樊鍾華陣亡，陝縣失陷，却終能在南陽站定腳根，保住了大江以北這支革命武力。

樊鍾秀的建國豫軍在河南苦撐到民國十五年七月，天大喜訊自粵中傳來，凌鉞、田桐從廣州來電，通知樊鍾秀，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業已宣誓就職，且已揮戈北指，出師北伐。凌田兩人希望樊鍾秀能在中原響應，抄襲吳佩孚的後路，藉收南北夾擊之效。樊鍾秀得電大為興奮，他奮袂而起，立將所部擴編為四個軍，並任命王會九為新五軍軍長，急起響應蔣總司令的北伐雄師。吳佩孚聞訊，也急於解決樊鍾秀此一「心腹巨患」，派張允明為總指揮，以四師六混成旅的兵力，猛撲南陽，經樊鍾秀用迂迴側擊戰術，三路夾攻，大敗吳佩孚軍。張允明隻身匿入青紗帳，大批槍械輜重，盡被樊鍾秀部函獲。

七月二十七日蔣總司令出發北伐，國民政府代主席譚延闓，特任樊鍾秀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三軍軍長，並且寫了一封親筆信，撥十萬元犒勞，派凌鉞、劉莪青、李道源相率冒險通過敵陣，前往南陽，命樊鍾秀趕日出兵，截斷平漢鐵路，與蔣總司令麾下大軍會師武漢，劉莪青時任國民政府參議，兼建國豫軍總司令部代表。八月二十八日汀泗橋方在浴血鏖戰，勝負難卜，傷亡極夥。段劍岷、李道源二氏冒險穿越封鎖線，抵達南陽城東的博望鎮，樊鍾秀欣然迎入，當段李二氏道明來意，樊鍾秀胸有成竹，立即調遣人馬，當夜向包圍線上的吳軍發動伴攻，吳佩孚部倉卒應戰，前線砲火連天，殺聲不絕，吳軍以為樊鍾秀將併力突圍而出，拼命調集部隊增厚

防線。殊不知樊鍾秀却正好利用吳軍調動頻繁，陣腳不穩，親率第一第二兩師精銳，穿隙疾進，星夜躡趕。一天一夜間急行軍二百華里，九月一日凌晨，又以飛將軍自天而降的姿態，一鼓作氣攻克信陽以南的東雙河車站，然後趁勝連克柳林、武勝關。豫鄂兩省邊界天險入於樊鍾秀之手，平漢鐵路宣告中斷，武漢以南的吳佩孚軍援師斷絕，進退失據。就在這一天國民革命軍亦已攻抵武昌城下，九月七日國民革命軍第二師再克漢口，吳佩孚乃倉皇逃竄，有樊鍾秀攔住他的歸路，去不了河南，唯有西行入川，托庇於楊森將軍。

### 痛罵鮑羅廷汪精衛

攻克武勝關後，樊鍾秀旋即揮師南下，迭復廣水、花園、德安諸要地，而與國民革命軍在武漢會師。民國十三年冬孫大元帥遣出的一支北伐軍，苦戰一年又半，至此方始發揮了莫大的作用。建國豫軍樊鍾秀，連同他的老把弟任應岐，再度返回革命陣營。九月十二日，蔣總司令任命任應岐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二軍軍長，樊鍾秀為第十三軍軍長。

會師之日，蔣總司令特派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，攜帶大批糧餉彈藥、慰勞物品，前往樊鍾秀軍中犒勞，並且邀樊鍾秀到武漢一晤。樊鍾秀萬里往投孫大元帥時期，蔣總司令正在大本營參謀長，老長官約見，使樊鍾秀極為振奮。他即日和鄧演達同車赴漢口，蔣總司令親在大智門車站迎迓，對樊鍾秀的連年苦戰，功勳卓著，慰勉有加，送了他一部最新式的汽車，又撥發馬克沁重機槍十挺，步槍子彈五十萬發。樊鍾秀便在漢口俄租界蘭陵路九號設立建國豫軍行營，派歐陽豪為行營主任。當時吳佩孚正向鄂西逃竄，亟於打通南陽通路，嚴限靳雲鶚、王為蔚、徐壽春等部以泰山壓頂之勢猛攻南陽。所以樊鍾秀在漢口謁見蔣總司令後，旋即匆匆趕回南陽根

據地，經過四晝夜的激戰，終將吳佩孚軍擊退，迫使吳佩孚唯有西行入川，投奔楊森將軍去了。

其後不久又因爲吳佩孚將樊鍾秀恨之入骨，抽調負責鎮壓四川的于學忠部五萬餘衆，再度向南陽發動猛烈攻勢，樊鍾秀曾與于學忠相持半個多月。不過這一次他決定不再打硬仗了，一來吳佩孚早已入川，吳軍殘餘各奔前程，縱使于學忠得了南陽，也起不了什麼作用。二則北伐軍事重心已向東移，蔣總司令正在江西討伐孫傳芳，他必須保持實力，隨時供蔣總司令的差遣。所以他撤出南陽而向湖北隨縣、棗陽轉移。自此他的建國豫軍屯兵鄂北豫南，擁有人槍五萬餘衆。

十五年底，十六年間，樊鍾秀暨其所部駐在隨州，國民政府一再促令他易幟，可是他幹，口口聲聲說建國豫軍的番號係由孫大元帥所頒，他決不能更改。同時，由於他胸無城府，一腔熱血，使他對於盤踞武漢的共產黨徒、左傾份子極看不慣。他曾迭次當面指責俄國顧問鮑羅廷、漢方首腦汪精衛，至於唐生智、鄧演達、張發奎、陳銘樞之流，更是互有芥蒂，不假辭色。所以當譚延闓到武漢，決定籌組河南軍政委員會，以樊鍾秀和河南宣撫使劉積學爲正副委員長，就因爲遭到唐生智、鄧演達的竭力反對而作罷。

不久寧漢分裂，武漢成了赤色恐怖世界。樊鍾秀首先就派所部劉覺民等到上海，聯合反共。當工人糾察隊大鬧武漢，胡作非爲，尤其到處捕殺北方人，樊鍾秀立刻就在聯保里設置招待所，儘量收容保護，分批遣送北返。他還曾派兵打死糾察隊員，使赤色份子的凶焰爲之頓減。有一回武漢將領宴會，樊鍾秀昂然入場，高坐首席，拍桌子大罵唐生智和鄧演達，致使滿座變色，盛譏不歡而散。對於國民黨的右派份子他則竭力保護，傾心結納，十四年秋間黨國元老周道腴、田桐往訪，告訴樊鍾秀即將遠離武漢。樊鍾秀立命軍需處長屈星五籌措旅費，限當日致送周田二氏，屈星五報告他說：

「總司令部早就羅掘俱空了，如今只剩六百大洋。倘若送去的話，明天就發不出菜金啦。」  
樊鍾秀脫口而出的說：

「那你就趕緊送去，明天我不喫菜！」

### 倒戈小人「豫西土匪」

樊鍾秀在武漢積極反共，使共黨及左傾份子仇恨甚深，必欲除之而後快。幾度企圖收買分化樊鍾秀的部下不成，於是使上了借刀殺人之計。在民國十六年冬，突然下令，將樊鍾秀的建國豫軍改編為「西路軍」，受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節制。

一生之中，樊鍾秀最瞧不起的人物，南有叛逆犯上的陳炯明，北有反覆無常的馮玉祥。國民革命軍北伐軍興，吳佩孚正與奉軍聯手，在周口對馮玉祥的國民軍進行掃蕩，眼看國民軍覆滅在即，華中戰事吃緊，吳佩孚方始抽身南下。迨至國民革命軍打垮了吳佩孚，死裏逃生的馮玉祥却通電投誠，乘機崛起，出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，率部重回河南。他一朝權在手，便將令來行；奉漢方僞命，致電樊鍾秀，說他立將派員前來點驗樊鍾秀的建國豫軍。樊鍾秀獲電，怒髮沖冠，氣湧如山，他命秘書擬電稿峻予拒絕。通常，電稿都由秘書參謀起草，粗通文理的樊鍾秀，不大細看。這一次，他却非要口授電稿不可，而在那個覆電之中，他偏偏揭了馮玉祥的瘡疤，直斥他是「倒戈小人」。

馮玉祥以樊鍾秀的頂頭上司自居，那兒想到，樊鍾秀竟會拒不奉命，對他破口大罵。這一來，馮玉祥的火也大了，他再電樊鍾秀，狠狠的回敬他一句：「豫西土匪」。



馮樊之間，開始電戰罵陣，恰好中了共黨、左傾份子的一石二鳥之計。民國十七年二月，中央特別委員會和國民政府相繼成立，樊鍾秀膺選中央常務委員、國民政府委員、軍事委員會委員。可是，不久以後，馮玉祥即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，兼開封政治分會主席、河南省主席。他的國民軍，尤且佔據豫、魯、陝、甘、寧、青六省。馮玉祥一入中州，便橫征暴斂，征兵征糧，大肆擴充實力。河南百姓陷於水深火熱，使樊鍾秀恤念桑梓，忍無可忍，他以吊民伐罪的姿態重返河南，馮玉祥馬上就派石友三、韓復榘、程希賢、孫良誠、吉鴻昌、劉汝明等部，集中五個軍的兵力，起而抵抗。方城一戰，少林寺裏妙興法師的那一旅僧兵，奮起支援樊鍾秀，法予石友三、韓復榘部重創，使石友三、韓復榘老羞成怒，在登封一帶慘施殺戮，又放一把火，把千年古刹少林寺，化爲一片灰燼，寺中三寶，全部被燬，直到民國十九年方始重建。馮玉祥兵多械精，樊鍾秀負隅力戰，其結果是五萬雄兵，傷亡過半。樊鍾秀迫於無奈，急退光山，又被緊追不捨的石友三等部三面包圍，苦戰三月，雙方相持不下。時值馮玉祥出任內政部長，他利用職權，誣指樊鍾秀部爲「匪軍」，向中常會提議，請中央明令討伐。但是中樞首要如胡漢民、于右任、居正等，却一致仗義直言，力陳樊鍾秀早年應孫大元帥之召，率部入粵，擊敗陳炯明，解廣州之圍，拱衛革命策源地，嗣又奉命率師北伐，深入河南，夾擊吳佩孚，勞苦功高，堪謂北伐前鋒，迭曾宏揚革命聲威，而係先總理最所賞識的一位革命將領。又直斥馮玉祥乃一投機份子，曾經誘殺靖國軍第一路司令郭堅，早係革命之罪人。近且意圖割據中原，擁兵自重。因此，胡漢民等極力主張中央應支援樊鍾秀，俾免形成軍閥割據之局，貽無窮之後患。黨國元老，義正詞嚴，終使馮玉祥提請中央明令討伐樊鍾秀的議案，予以否決。

## 從下野到東山再起

中州奇俠樊鍾秀

可是樊鍾秀在河南光山力抗馮玉祥，戰事曠日持久，糧餉不繼，彈藥匱乏，傷亡尤其無法補充。這個仗實在打不下去了。此所以，當中央派員向樊、馮雙方調停，勸請樊鍾秀宣告下野，所部加以改編，自此永息爭端。樊鍾秀乃以十分悲憤的心情，接受了這一個調停意見。他把建國豫軍這一支光榮的隊伍，交給部將王學聚、孫世貴統率，暫且駐紮在豫皖邊區。他自己，則悄然隻身赴滬，賃屋而居。中央畀予他軍事參議院參議，他力辭不就。中樞首要聽說他毫無私蓄，生活困難，以老朋友的身份對他有所餽贈，樊鍾秀也辭而不受。北伐功定，全國統一，徒然令人興「冠蓋滿京華，斯人獨憔悴」之感。祇是樊鍾秀天性誠樸，決非虛偽做作。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二九年）六月，中央舉行先總理孫中山先生奉安大典，黨元老胡漢民、張繼以次，乃至河南旅京同鄉張善璉、張伯英、李敬齋、李雅仙等，紛紛函邀樊鍾秀親赴南京執紼。這一趟，總算把杜門謝客的樊鍾秀請出滬寓大門外了。先期，由樊氏友好王陸一、劉覺民，親赴上海勸駕。五月二十二日，王劉二氏陪同樊鍾秀到達南京，借寓新街口中央招待所。二十六日河南旅京同鄉假水西門糯米巷中州會館，舉行歡迎樊鍾秀將軍大會。樊鍾秀敬恭桑梓，情不可却，倒也出席參加。祇不過，到六月一日，中山先生奉安大典，樊鍾秀在孫大元帥靈前痛哭一場以後，當天他便向友好告辭，返回上海蟄居。

任何人都以為中州奇俠樊鍾秀的軍旅生涯，政治生命就此宣告終結，孰料他還有多姿多采，波譎詭秘的最後一頁。民國十八年多，由於國軍編遣會議破裂，陰險狡獪的「倒戈小人」馮玉祥，乃與中央有所不協。於是投機份子從中漁利，唐生智、韓復榘、蔡廷楷、蔣光鼐等相繼在河南、廣東兩省叛變，然後兩位幕後主角馮玉祥和汪精衛，又在北平組織所謂擴大會議。這是我國反動份子，陰謀集團的最後一次大集合，熊熊烈燄，豈止燎原。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，國民政府蔣主席親赴漢口督師討馮，十一月一日蔣主席蒞臨河南鄆師，指揮作戰

。三日蔣主席進抵許昌，召開前敵軍事會議。在那時節，建國豫軍的革命隊伍，樊鍾秀的部將王學聚、孫世貴紛起躍馬撻戈，奮勇進軍河南禹縣，以至許昌附近的石固一帶，拱衛蔣主席的安全。

蔣主席對這一批中州忠義之士的響應逆頤表欣慰，他派鄧子舉持函抵滬，命樊鍾秀即赴許昌，商討改編建國豫軍。樊鍾秀對大元帥府參謀長老長官的吩咐唯令是從，奉命唯謹。他從上海趕到許昌，出席蔣主席所召開的軍事會議。蔣主席說他將任命樊鍾秀爲國民革命軍豫陝邊區總司令，派鄧子舉爲參謀長，當時，樊鍾秀還在向國民政府蔣主席極力陳詞，建國豫軍的番號係由孫大元帥所頒授，他希望能夠永久保持，以留紀念。但是蔣主席却指示他說：譚延闓的建國湘軍、李烈鈞的建國贛軍，許崇智的建國粵軍，都是當年孫大元帥親自頒給的番號，如今爲了統一建軍，不也全部改稱國民革命軍了嗎？樊鍾秀這才無詞以對，表示接受新任命。十九年三月十七日，馮玉祥向西北軍下動員令，二十日馮部孫殿英、韓復榘攻陷歸德，中原大戰揭幕。樊鍾秀立派孫世貴、王學聚等部的萬餘人槍，編組成軍。任鄧子舉爲參謀長，共轄三師，新一師師長王學聚、新二師師長孫世貴、新三師師長焦文典。

部隊很快的編組成功，可是，缺乏訓練，軍紀渙散。土匪隊伍還沒打仗，先就伸手要錢。樊鍾秀有意和他的冤家對頭馮玉祥決一死戰，他下令全軍由許昌仰攻鄭州、開封，襲擊馮玉祥的後路。王學聚、孫世貴却逼着樊鍾秀先發餉械，樊鍾秀急切之間籌不出餉械來，土匪隊伍就拒絕開拔，直把樊老二急得暴跳如雷。叛軍方面，馮玉祥看準了樊鍾秀所部的弱點，派樊鍾秀的老把弟任應岐跟鄧玉珊前往游說，只要樊鍾秀倒過去，他願意供給大批械彈。只是馮玉祥又怕樊鍾秀不忘前嫌，得了他的械彈反去打他，因此揚言須在天津交付。樊鍾秀嚴詞拒絕，王泰、孫士貴却霍然心動。許昌前線的這一支新軍，就此不戰自亂，態度曖昧。王泰、孫士貴又縱容

部下繼續幹打家劫舍，攻城掠地的勾當。樊鍾秀號令不行，制止無效，急如熱鍋螞蟻。當時盛傳樊部已被馮玉祥收買，加入叛軍行列。事實上樊老二也制止不了王孫兩部的形同叛逆行爲，於是樊鍾秀已叛的訛聞傳遍遐邇。由於他招安的土匪隊伍紮在豫中要衝許昌，中央軍當然不可不防。時值第五軍團總指揮何成濬率部由平漢線往北進攻途中，唯恐樊馮勾結，大舉南下，下令炸燬鄭城東南的漯河鐵橋。樊鍾秀腹背受敵，憂急交併，他準備拉一部份可靠隊伍進入伏牛山區，徐圖再起。六月六日中央軍飛機轟炸前方，途經許昌，誤落炸彈。樊鍾秀恰好在許昌城牆上，竟然中彈身亡。這一位中州奇俠，一生以招安綠林，編組成軍起家，最後終亦爲重利忘義的土匪隊伍所誤，含冤負屈，死於非命，得年僅四十一歲。

民國初年，河南各地，就流傳得有一首民謠，全文曰：「古月不久明，六爻林中行，愁把心腸見，洛陽血染紅。」據說，指的就是豫陝兩省的三員大將，頭一句是指胡景翼，早逝，得年才三十四歲。第二句謂樊鍾秀入少林寺，終至寺與人俱燬。第三句是說憨玉崑的最後結局自殺而死。這三員大將又都是第四句所謂洛陽血戰的主角。

樊鍾秀死時，一般報導都說他是叛軍首領之一。可是，中原大戰告終，中央軍大獲全勝，樊鍾秀在許昌的焦頭爛額、進退失據，事實真相迅即查明。他至死保持孫大元帥當年所稱譽他的：「好同志，真革命！」出生入死，効忠黨國。所以中央曾予明令優卹。不過他的小腳繼室夫人趙氏既美且慧，尤其深明大義，具有愛國思想，她鑒於國家多難，財政拮据，曾經婉拒中央的德意，她說：

「先夫遺志，倘能陪葬大元帥陵，長侍大元帥於地下，所志足遂。兒輩生活，尚有田地可耕，無復他求。」也唯有這樣賢德的好女子，方始配得上中州奇俠樊鍾秀。